

憑 文

著 科 青 丹
譯 堉 茅

行印館書印祥永海上

文 憑

原作者：丹 青 科

翻譯者：茅 盾

發行者：永祥印書館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右代表人：陳安鎮

印刷者：永祥印書館總廠

上海陝西南路二三八號
電話：七二七九八

一九四六年七月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再版

三四個同學和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兩位姑娘，到來給安娜·底摩維芙娜送行。她非常地感動了。她很想要熱烈地謝謝她的新朋友們，但是恐怕談吐「不文雅」和說錯了話語，所以耐住了。壓制着她的相直，只吐露幾句再三斟酌過的短語，而今已變爲她的第二天性。她永遠不會猜想到這特性，那是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人們稱爲「圓滑週到」的，竟使她在那些有教養的年青姑娘們看來更加覺得可愛。

在這尼可萊夫斯基路線的終端驛站的月臺上，萬般是靜肅的。客車幾乎全是三等車。有一輛頭二等混合車，一半漆成深藍色，而又一半則是肉桂色；一輛二等「特別」車，全體是肉桂色；其餘的車輛都是長長的淺綠色的傢伙，車窗很小。

尼可萊夫斯基路線上的一切客車中，這裏確是最靜的了。就爲的這緣故，斯泰芙

洛考夫斯基家的人們勸安娜·底摩維芙娜到這裏來乘車。

「人們旅行全是不慌不忙的，都是慢吞吞地準備好了的！」日前，斯基家的二小姐是這麼告訴她的：「他們不嚷，一點兒也不騷亂……」

月臺上只偶爾回響着腳步聲。搬運夫是幾乎一個也不見。制服，以及——一般地說來——任何公務人員式的面孔也是看不到的。只是遠遠地，很遠遠地在前方，正當搬運行李的大篷車旁邊，閃出了副站長的紅色帽沿。車掌們靜靜地站在列車旁邊。機關車的不停止的喘息以及間或發出來的什麼人聲，在清新的晨氣中呼應地響着。

招呼旅客們進車廂的第二次號鐘叮噠地響了起來的時候，月臺上稀稀落落的幾個人形也就移動了。安娜·底摩維芙娜被各式各樣的祝福的話語所包圍，她和她的女友們一一交換着懇切的接吻。

「那——那——不要忘記了我們呀！」斯基家的大小姐說。「寫信來告訴我們一切事情——你怎樣辦妥了你的大事，怎樣佈置一切。」

「你說那裏話呀，奈特支達·伊伐諾夫娜！直到我死的一天，我記着你的好處呢。是你抬舉我成一個人。」

「千萬要寫信來呀，」那位二小姐加着說。「可不是說不定我們將來還要聚首呢。」

「我一定寫信，什麼都告訴你們。」

和同學的作別是毋須那樣費苦心推敲語句了，然而也許是更親熱些。

「種種感謝不盡呀，」安娜·底摩維芙娜對每個同學說。

「上帝給你一切的福佑！」

「你多麼有福氣呀，回轉到你的家鄉去了，」一位說。

「和你們做伴，也是幸福呢，」安娜·底摩維芙娜回答，「我真想留在這裏一百年
啲！」

從車窗內，她柔媚地對着她的朋友們點頭，而且努力要把她們的臉相深印在她的記憶裏。她們是靠車子站着，而因為談話已是不可能，覺得頗難受。

終於第三次鐘聲響出來了，車務管理員吹了叫子，機關車又應和地叫了一聲，那列車就開始移動了。當列車鑽出了驛站而且在明輝的陽光下，那充滿了崇高的建築物的廣大空間展佈在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眼前時，她低聲自語道：

「分別了呀，彼得堡！得過了許多的時光我們纔又相見呢——也許是永遠不再見呢。」

約半晌，她覺得眼前霍霍地閃過了一些高房子的陰暗的側牆，從底下到頂端，這側牆都被從煙突裏出來的煤煙所染污。長列的工廠房屋看見了，然後又不看見了。廣幅的煙煤掛在空中。雖然是明耀的有太陽的早晨，然而城區的遠處卻包着一層薄霧。這裏那裏，跳出了發光的教堂高塔的尖頂。近處一些教堂的塗金的圓屋頂閃閃地耀明。有時候，這城區的全景突然躲到一排的貨車後面去了，只在貨車的空隙還漏閃一些。於是在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眼前逃出巨大的文字和圖形，那是她所不能索解的。但這些貨車立即也就不見了，仍是那城區的全廣袤在她面前擴展着。

安娜·底摩維芙娜站在車窗前許多時候。她要以後永遠記得此時她所看見的一切。她要仔細地眺望一下這個曾經住過首尾剛滿兩年的「近海的地方」，但是更遠些的區域是被煙霧所隱蔽的了，她甚至於不能夠正確地把握着她的方向。她所能做到的，只是把眼光跟住了一排很像醫院又像貧民院的單層的木房子——俄而又是一些工廠，每個廠場繞着木柵，中間是成排的茅屋——俄而又是墳園，隱藏在小羣的樹木中，雖然那些樹木並不矮小，可是看來總覺得湫隘卑瑣。而在這時間，那城區總是一點兒一點兒縮小，並且更分明地轉向左方了。

列車在到達第一站以前，似乎有過兩次的幾幾乎要停住。安娜·底摩維芙娜記得那第一站是叫做「庫爾比諾」。不知道爲什麼，彼得堡的人們的談話很少提到這第一站，甚至不會比莫斯科多提到些，在彼得堡，是把莫斯科算作鄉下的。

這時正是六月初，這一列客車是在竭力履行着消夏旅行列車的職務。沿途經過的驛站沒有一個不停留。避暑的別莊從濃綠中探伸出來——是一些有天窗的單層建築，

構造的式樣並不見得多大高明。彎曲的小徑，從那些房子引到驛站，處處可以看到每日的忙碌的開始。小車急忙忙地在趕路，鐵道線上是無盡端的絡繹不絕的工人……

是將身邊事料理一下的時候了，安娜·底摩維芙娜向過圍看一下。她是坐在車廂的最末端的一個坐位上。這長形的三等車是半空的，所以這全部的坐位可以由她支配。安娜·底摩維芙娜想，或者這就是一個吉兆。她有一個迷信的觀念，以為假使她是能夠萬事順利的話，則即使瑣細的事項也會預示「她的福氣的方向。」

坐在她前面的，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者，「看來像是商人。」她心裏估定了。是一個小身材的瘦人，灰色的絡鬚鬍子，打烏帽覆到眼上，倚在手杖上坐着。坐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兒子或姪兒，很鄉氣地穿着一身商人的長袍。這個年青人有着一半煩悶一半渴睡的表情。

安娜·底摩維芙娜向自己的坐位下望了一眼——不過要看看她那隻小而舊可是最上等皮革和做工的旅行皮包是否好好兒在着。坐位的角隅放着她的雜物袋，也是

熟皮的，細着革帶。雜物袋口探出一個藍色的很俗氣的靠枕。一隻籃，顯然是裝着食物的，完成了她的行李的全部。

她第二次企圖放下那車窗來。先時尚未開車時，她曾經試要開牠過。那窗還是不動。

「彼得，幫忙一下！」那老者對那位年青人說。

年青人很神氣地離了坐位而且稍稍撥弄一下以後就把窗放下了。

「放肆了，」他說，回到他的坐位上。

「多謝，多謝。還是在彼得堡時我已經試過一回了，可是我不能離開牠。」

她探頭到窗外去，然而她立即感到很想談話。她正在一種那麼樣溫柔的心理狀態，極盼望暢談一番，而且覺得一切人都是和善可親的。那老者却先開口了：

「那隻小皮箱看來倒是一件傢伙呢。是在舊貨店裏買來的罷？」他對着那皮箱所
在的她的座位下點頭。

「那一個這麼不是這原是我自己的。」

「價錢不小罷？這是外國貨上等的貨色呢。」

「我不知道牠的價錢。你看，這本來屬於一位紳士的……路遠着呢，遠在南方呀。」

「哦——哦。」

眯着眼睛，他盯住了安娜·底摩維芙娜，顯然是在那裏忖量「她到底是什麼路數。」

要決定這一點，看來他是未必辦得到。安娜·底摩維芙娜顯然是將近三十歲的人了。她的健康的元氣充盛的風采使她見得還要年青些，但是總不能說她連三十也不到。她的裝扮並非很簡樸，然而又不像是貴婦人。她戴着帽子的。她坐的是三等車，可是有一口貴重的皮箱，雖然已經是舊的了。那老頭兒如果不是看到有人送她，而且她怎樣和她們接吻握手作別，那麼他就要斷定她是「闊人家裏」的女僕吧。

「你是走遠路的麼？」他問。

「遠着呢。要到蒲爾塔伐省。」

她慢慢地說，實際上是在竭力要把每個字的發音讀得極正確，但是她的南方人的口音太強了，不能不使人覺得她把“guberniu”這字內的“g”音唸成“h”音，那就是小俄羅斯人所特有，而不是俄國話發音所有的了。

「是從那邊來的罷？」他用了半詢問的口氣說。

「是呀，可是怎地？你看得出麼？」

「聽得出來的。」

「你說的蠻對，我改不掉喲。可是我一向用了苦工夫在改的呢，」她說，微微一笑，「是呀，你知道麼，在這裏彼得堡，我的口音是『不很正確』，可是在莫斯科的人們便以為是『全都不對』的呢。」

「你不是說莫斯科人的口音和我們不同罷？」

「是不同的。舉一個例，pervy 這字你怎樣唸的？」

“pervy”，老頭兒照樣唸着。

「正是這麼的。但是莫斯科人唸 *per'vy*，將那 *v* 音唸成軟音了。再拿 *kriv* 這個字來說。在彼得堡和我們家鄉，都唸成 *kr'oi*，但在莫斯科呀，正確地，唸成了 *kr'ov* 的。」

「那是更正確，是不是？」

「更正確。」

「而且寫的是軟音的，半母音在末尾的，」那年青人插進來說。

安娜·底摩維芙娜回想起一年前在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裏怎樣地談話的題目轉到了南部的方言，那時她第一次到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而且那時這樣的研究於她是極新奇的。現在她自喜尙未忘記；她非常渴望着要把兩年來的所聞所見全都保存在記憶裏……

「因此結論是我們應該唸爲 *'per'……*，你怎麼唸的？」

“*per'vy*”

「那也是更正確的罷？」

充滿了好奇心，那年青人狡猾地等候着他的鄰人的回答。他自己也記不真究竟這裏是否有一個「軟音的半母音」。

「不是，此刻我們的唸法是更正確的——pervy。」
青年人微微頷首。「啊，我早就知道了。」老頭兒緊蹙着他。

「這麼說，末尾是沒有軟音的半母音了罷？」

「那是當然的了。」對手回答。

「開小舖子的小商人呢，」是安娜·底摩維芙娜心裏的批判。

「冒昧得很，請問兩位是做生意的罷？」她探問了。

「我們是做買賣的，」老頭兒回答。「我們是木業。」

「你們旅行到遠方麼？」

「過一會兒，我們就要下車了。我們的小買賣就在那邊。你呢，自然，莫斯科過去還有許多路程罷？」

「呵，我的路遠着呢，莫斯科過去還有一千里。」

「啊！」

「哦。」

「自然你要在莫斯科休息一下了罷？」

「不，沒有休息給我的。我有要事。」

她幾乎加着說「我的孩子們住在遠遠的那邊，」但是她頓住了。要是這麼說，那老頭兒一定會問「那自然是結婚過了罷？」而她也就不得不是撒謊，便要將自己生活的祕密洩示給他了。紅暈升上了她的面頰，她不安地移動着身體，可是新的勇氣到她身上：「這立即將告一結束！」

「這麼你是趕急地要回到你的家鄉了呀？請問你有什麼貴幹？」

「我是一個醫師的助手。我剛剛考取了充當醫師的助手和 accoucheuse（產科女醫）了。」

那老頭兒很有些懷疑地看着她。

「那個，自然是產婆了，是不是？」

「是的，也叫做產婆，一個科學的產婆，隨便你叫什麼。」她微笑着，她突然變成高興起來了。

「哦——哦。送你上車的你的朋友們——大概她們，比方說，和你是同樣一類的了？」

「有幾個是的。可是其中的兩位……也許你已經留意到——就是站得稍稍靠左手一邊的兩位？」

「留意到的。」

「是的。她們是樞密大臣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將軍的女兒。你不曾聽得過這個名字麼？」

「我沒有聽說過。」

「一個女兒，那位大小姐，是女醫生。你懂得麼？」

「我懂得，就是郎中生意。」

「是的。有醫生的切職權，一位極有教養的年青的姑娘。另一位呢，是在一個市立圖書館內做監督，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她們後來怎樣呢？」

安娜·底摩維芙娜跟着把這問句唸了一遍，傾身向前，想要聽得真些。

「哦，這個，似乎我聽你說過她們是一位將軍的女兒，你不是說過的麼？」

「是的。而且她們的父親還在，住在他自己家裏，而且有好位置。」

「那，正是這麼着。所以跟着要問，這兩位年青姑娘要職業來幹麼？難道她們不能夠

在法律範圍以內得到快樂麼？」

「什麼意思，你這句話——在法律範圍以內？」

「就是說合法的結婚成家呀。而且我說，她們有什麼理由呢？可是，一個年青姑娘，爲

的貧窮或是類乎這樣的事……膽養她的父母——那是人們能夠了解的；爲什麼不應該在這樣情形之下的，還可以稱讚。但是如果他們有自己的房子而且場面不壞，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那就一無所謂了。」

那老頭兒慢慢地說，時常躊躇，斟酌字眼。他的小眼睛在他的帽子的闊簷下嚴厲地瞷着。

安娜·底摩維芙娜好不容易纔聽懂了他的話。他頑執地不肯提高嗓音說，而且車輪又在鐵軌上雜亂地震響。

「這麼着，害處到底也是沒有的！」她說。突然感得激怒的情緒升起到她喉間了。暫時她竟至不明白這是從什麼時候來的。

「誰說沒有害處，可是……這是多事。多事有什麼好處？」

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身體往後退。

「多麼奇怪的見解！我以爲在彼得堡沒有人還存了這樣的見解呢。」

那老頭兒顯然並沒聽懂她的話，但現在已帶着不可掩蔽的不歡喜盯住着瞧她。激怒的情緒漸漸地佔了優勢，因而安娜·底摩維芙娜再也不能忍耐了。

「如果我聽得這樣……」——她想要說「無智識的」——「這樣的見解在邊僻森林地的我們的家鄉，——我倒也是不以爲奇的，在那個地方！」她聳聳肩膀，轉身對着車窗了。

「老年人都抱着這樣的見解，」彼得鄭重地說。

「這你說什麼？」那老頭兒威脅地轉向彼得。

年青人冷冷地挺起眼睛看車頂板。

「這個是無用的，徒勞無益，」老頭兒喃喃地說，然而復歸於沉默。

安娜·底摩維芙娜在想念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大小姐，如果這位大小姐處在她的地位，一定有話對付那老頭兒，可是她——安娜·底摩維芙娜呢，却想不出那些話。只是她的心跳得快，而且這跳不知怎地似乎例外地作痛；一種不吉的預感抓住了她。

了。

「還是不開口罷，」她想。

隨後不久，她的鄰人們下車了，她又是一個人了。大概是車廂一端的什麼地方，一個乳兒哭着。兩個聲音的平調的對話從一個座位裏浮起來。「抗議」和「匯票」這兩個字眼可以聽辨出來。

不滿足的情緒不肯離開安娜·底摩維芙娜。她的靈魂擾亂，她的思想彷徨。在彼得堡時從她的同學們，她的教授們以及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人們那裏所聽來的片言斷句現在回到她的想念裏了。於是突然她渴望着給自己想像一下到了家裏時將是如何情景並且和她的兒子會見時又該是怎樣情形。但是她的思想既不能集中於過去兩年間生活的回憶，也不能集中於將要到來的團圓的盼望。

「一定是因為我睡眠不足，」她想——「所以我的胸頭這麼昏沉沉地。」

她解散了雜物袋上的革帶。她的動作是決心的，奮力的。她的闔手掌上的肥胖的手

指動得快而圓熟。

靠枕而外，那雜物袋裏還有一件小羊皮領的暖和的外套，兩條軟羊毛的闊幅肩巾。她先將那外套掛起來，接着想到也許會被偷，就把牠鋪在坐位上了。兩條肩巾她襯在頭下。她脫下身上的夏季外套，捲好了放在靠枕底下。她的帽子則掛起來。

安娜·底摩維芙娜躺下去打算睡了，可是睡不着。最近過去的幾天給她的印象非常強烈，以至她好像仍是生活在這過去的幾天。她回憶起來時，靈魂中便充滿了前此半世中從未感到過的自負。是呀，她活現地記得自己是從來不曾這樣意識地認明白自己的「人」的價值。她住在彼得堡還不滿兩年。她剛到彼得堡時是半通不通的，剛能閱讀而且只能寫別字；而現在，她是帶了允許她做市鎮的助手醫生的文憑回去了。她的畢業試驗很優良，別人要在三年內學會的功課，她在兩年內就學會了。三十多個同學之中，只有四位是能夠像她那樣猛晉的。是呀，却是這四位也不及她那樣得到教授們的那樣多的讚譽。教授們曾在大衆面前稱讚她呢。現在回想到這些，她的心快樂得狂跳了！

她想起了她自己還是一個小女孩子「安妮」的時代，在大約有八十份人家的小的小俄羅斯村落的時代。她們的房屋尙蹲在村落的邊沿，有一個小窗洞剛好對向着「貴人」的大廈。邇來二十又五年了。她的父親的形相隨卽在她記憶上一閃——小而瘦，一頭亂蓬蓬的黑髮，同樣顏色的結編的鬍子，還有一對病眼，常常是火紅的而且流着凝液。他這眼病是沒有人醫得好的：眼睫毛倒刺入眼險。醫生給過他一些藥水，初搽時倒好，但後來更不如前。

她所見的父親的形狀是始終一樣的，是蹲在門前的階上，而且縮在一角，免得妨礙了人們的進出。他總是蹲坐着，蜷曲成一個小球，他的肘支在膝頭，他的頭低倒在手裏。那時候，他已經幾幾乎盲了，而且不能工作。她的母親不間斷地咒罵他，而在她怒火最高的時候，竟至於對他說：

「這你可明白了罷，連閻羅王也不要你啦……」

只在他們簸穀的時候，於是他們照例將他放在簸車旁邊，叫他搖簸車的轉柄；但是結果，灰塵將他的病眼弄得更壞些。

在外邊麥場上，工作正忙得上勁。一車一車的稻運進來，堆成了很好看的大堆，每一個堆的頂尖做成了星形，於是用棍子來打——這工作是晝夜不歇的……

安妮到了八歲的時候，被送出去「給人家看管嬰孩。」先是送到什麼猶太人家去。她不能記明白是在何處了。總之，離她的村落約有二十里。她不得不抱一個孩子，這雖然不重，卻是倔強的，她恨這孩子，乘人不見的時候她竟至常常咬這孩子。但是她自己也常常挨打，有時爲的她不小心，有時則無緣無故挨打了。這一家猶太人的生活是齷齪的，比她自己家裏更不如。飯食不好，而且不夠飽的。

到夏天，他們帶她回家了。她在家裏的工作並沒輕鬆這麼一絲一毫，但安妮覺得有趣些。她很情願她在「太陽出山以前」就跳出牀來，聽得了牧羊人的笛子聲音時就把

羊趕到那地點，撒穀給雞鴨，而當沒有穀的時候則趕牠們離開房子遠些，好讓牠們自己覓食喫；她收拾屋子，拾野柴，生竈火，甚至做菜根湯，煮番薯，跑到井上汲水，她曾有一次掉下井去，好容易纔撈上來救活了命；她又帶管她的小弟弟。這一切都做好了以後，在晚上她可以和別的小姑娘們在街上逛，而當農事不忙，午飯後家裏的人都躺一下休息的時候，安妮則悄悄地偷跑到那小小的櫻桃園中，將她的小兄弟放在樹蔭下的小土凹裏睡着了，而她自己則爬上了界牆，在牆頭窺看那邊「貴人」家裏在做些什麼。

那時候，貴人家也在進午飯了。安妮看見女婢們如何一個一個地在太陽下跑過，從正屋到廚房所在的邊屋，然後又從邊屋回出來到正屋，擎着大的白瓷湯盆或是拿着盤子……她認識這班女婢，都是她同村的人。但是她們總是穿得那麼乾乾淨淨！那位老年的貴太太據說是嚴厲的，然而心腸倒好。有人告訴過安妮，說是這班女婢們都有漂亮的妝奩疊滿在櫃子裏。而且她們是有工錢的。不像安妮似的出去替人家帶管嬰孩却只喫飯穿衣而已。有一時，不知道什麼緣故，這些「貴人家的女婢們」出現在村中，安妮便去

開了手頭的一切工作，跑上街去羨慕她們的髮髻上所戴的闊的緞帶子。驚奇和豔羨的情緒將她顛倒得如醉如癡。

即使是在牆頭上，相隔有一百碼之遠，安妮也是竭力想看清那些女婢們是怎樣打扮着。但是她們匆匆地就走過了。安妮等候她們回來，那時却看到三條猙獰可怕的黑狗怎樣地來到廚房外，怎樣地有時走進了廚房，然後又哀鳴着跑出來了，怎樣地那個老是把衣裙捲起的廚子潑列赫乞哈在廚房近旁倒出葡萄乾來，而且怎樣地那三條黑狗跳着撲過去，想找到可以喫的什麼。

在正屋的別一側，伸展出長長的蔭鬱的園林。這面前的空間常常是一閃一閃的，好像有什麼燦爛的金屬物在那裏飄蕩迴旋。

她的小兄弟哭起來了。太陽已在樹背後升起，而牠的光線正射着那孩子的臉。她不得不離開牆頭，趕忙地去盡她的看護的職。

安妮第二次又被送出去了——到一家德國人家。這裏比起從前那個猶太人家來，

是好得多了。他們不大打她，而且飯食也不壞。然而他們給她的工作却也加多了。在這裏，她還是恨恨地，只想念着她生身之地的草房，她覺得那草房是永遠浸浴在陽光和暖氣中間的。當沉長的冬夜，她屢屢回憶到「洗禮者聖約翰節前夜」的六月節。這節日曾經給她以無比的深刻的印象。

那天快近黃昏了。「貴人」的家族散步到村外來。他們是一大羣，或是在安妮的驚奇中覺得是那樣多的一大羣。村裏的女孩子和男孩子那時正在準備跳火堆，每人都帶了稻草來的。那時安妮戴了個錦葵的花冠。當她正在好奇地張望那些貴人的時候，那位老年的貴太太看到她了，叫她走過去，問她是誰人的孩子。安妮回答是「爸爸的孩子。」不知爲什麼，他們哄然笑起來了。他們說了一些什麼話，她已經記不得了，或是她並沒懂得，但是有一句話却牢牢地釘在她的記憶裏。

「呵，多麼美麗的小姑娘啊！」那貴太太說。「你這小鵝兒呀，要是你好好地洗乾淨了裝扮起來，你是個美人兒呢！」

從那時候起，安妮時常用肥皂擦她的面孔和手膀，一天要盥洗好幾次，而因此她在家裏以及在這個德國人家時常要受到叱責。

她在德國人家住了兩年，而且學會了一點「他們的彎吧子話語。」當她回家後，她又被送到相離有一里半路程的一個村裏進了學校。她不願讀書，然而她仍舊把功課對付過去了。教師品評她是聰明的，但是懶，而且常常爲此告誡她。

完畢了學程後，她過了四年的小姑娘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們過得很苦；那時她的父親已經完全盲了；她的母親也有了腿上的毛病。做活的就是她的哥哥，嫂子，以及她。哥哥華希理非常「貪地」，只要租得到，他是到處要去租的。他們自己家分得的田地本來是七畝半。還有一個哥哥參森，但是他早就離開家庭進什麼農業學校去了。那時安妮幾乎不記得他了。每年秋八月，華希理在一個地方和人家合租了四畝地，而在相距十五里遠的另一個地方又租了八畝左右。這兩處都得他去工作的。如果收成不好，這就夠受累了，但如果收成好，則便更壞。總是弄得不能夠同時收割。一車又一車的運來，他們便打穀，

打穀，直到穀粒積在地上成堆。於是準規天氣要變了，穀全都朽壞。接着又是麻要浸漬了，番薯要掘了，菜圃要照料了，又是胡瓜，又是甜瓜，周而不絕。他們早已想修葺他們的茅屋，材料堆在那裏，從春到夏，夏到秋……雇人來幫工罷，簡直休想。沒有人可雇，而即使有人，也沒有錢。即使有錢，也休想華希理捨得多出。如果你要點錢去買布，你就得嚷鬧這麼兩星期，弄得鄰舍人家都聽得。

安妮是沒有人管她的，可是她簡直一無所有。從六月杪她開始作工，從沒伸腰休息，從沒得到足夠的睡眠，從沒喫飽。接着是和她的嫂子吵架。她的唯一的慰藉是在星期六那時她和村裏姑娘們整夜在街上逛，和青年人跳着舞，在覆盆子的周圍。於是在那時的合唱中，她的歌喉最清脆，她的笑聲最迷人，似乎她撲去了她的疲勞，而那些青年人們就都各不相下地向她獻媚。

冬季是工作閒些。他們出來「消磨黃昏」。這是最樂意的時間。但是上面就隱現着威嚇的妖怪——出嫁爲妻。那就再不能爽宕自由，工作也須加倍；接着便會來了子女，而

在三四年以後，僅得二十歲的她便會變成了老婆子。所幸是華希理尚未想到將她嫁出去。

她已是十八歲了。「貴人」家的總管招呼村裏的姑娘們到花園裏拔草——她做慣的一項工作。安妮喜歡這個工作。特別是在五月裏，那時花園裏充滿了春意和鳥雀的歌鳴……

貴人家的招呼是誰願意去的都可以去。每天有二十枚銅元的工資。大約十五位姑娘一小隊集合起來了。已嫁的婦人是沒份的。這些姑娘們清除花園裏的路徑——用了為她們特製的鋤頭，——在這日長的春盡時，她們戲謔，閒談，唱歌。

安妮常常懷了做擾不寧的情緒進那花園去，她甚至在同伴前也不掩藏她這心情。她常常凝望正屋的窗洞，好像魂靈兒要鑽進窗去似的，而如果有貴人的家族的什麼人出來看這班姑娘們工作，那她一點忸怩也沒有地要把來人從頭看到腳跟。

那是十七年以前的事了。安娜·底摩維芙娜不能準確地記得她自己到底是怎麼

着就做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尾萊金的鄉間別莊裏的使女。她所能記得的，只是她在花園裏拔草時看見他的第一回。他像是「滿嘴噙着醋似的」——這是當時她對女伴們說的對於他的描寫，使得她們都高聲笑了。那時他那種滿肚子不稱心的顰眉蹙額的怪樣子，現在她回憶起來還是清清楚楚。但雖是這麼樣，他仍有幾分是可愛的。那就是他那雙露出一種有心事的神氣的眼睛和他的生了黑鬚的青春的面容。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就是前此稱讚安妮·美麗的那位老年貴太太的兒子。老太太死了有好幾年了，爵邸裏的事務就由老太太的妹子，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姨母，一位四十五歲的寡婦在管理。直到那時為止，尾萊金是住在莫斯科的，然而從那時候起，他決定以務農的貴族的資格長住在他的鄉間的領地了。

安娜·底摩維美娜記得她去服務的頭幾天的情形。她是可怕地心神不寧。她老是擔心着喫飯時她伺候得不對，或是皮靴擦得不好，或是不懂得怎樣擺桌子。分派工作給她的，是總管蒲伯留辛的老婆，一個五十歲的女人。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不在的時候是

總管一家佔據了那正屋的。現在他們住在一所草屋裏了，那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特地爲他們蓋造的。他自己用的傢具一半是從莫斯科帶來，一半則從那座大的爵邸裏搬來。而且從莫斯科，他又帶來了一個大箱子，裝滿了書。於是安妮不得不仔細地用拂塵來拂拭每一本書。她立即看出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把那書籍看得比什麼東西都寶貴。冬季到來時，安妮已經多少做慣了她的工作，而且能夠觀看風色了。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自己呢——叫他爲「老爺」，在安妮最初是很不慣似的，——起頭是熱心地做事，整晚上他和總管談論；他研究——那時候在安妮看來是可笑的——人人都懂得的事情：什麼時候收割，什麼時候打穀，什麼時候播種——總而言之，最普通的農家的事務他是完全不知道的。但似乎他很快地就懂了。

他喜歡出去打鴉鳥，以後也打野兔，甚至於狐狸。安妮更加研究他，便更加以爲從各方面看來打獵是這位「老爺」的心愛的消遣。

就全部而言，他的讀書時間並不多。這只在午飯以後，而且約摸經過十五分鐘他就

掉下書本子睡着了。他常常到相距七里遠的爵邸去看望他的姨母。有時候那邊來請他去。這就表示那邊有了賓客了。在冬季降臨以前，來到他這裏的賓客有過兩回。他們只坐了幾個鐘頭，喝茶，喫西瓜，和他開玩笑。一位年青的小姐瑪利·伐西里芙娜，是在莫斯科時就認識了的。「丟開了你那個計畫罷，」她說。瑪利·伐西里芙娜是和她的父親同來的；他們姓薛泊爾考夫斯基。

安娜·底摩維芙娜不懂得這位時髦的大小姐所謂計畫是什麼。

隨後瑪利·伐西里芙娜注意到她了。她用法國話說了幾句，格格地噴出笑來。

主人的總管叫做格利戈利·茄佛列洛維乞·蒲伯留辛，五十五歲，身材小，可是壯健結實的一個老頭兒。關於他的形狀，安娜·底摩維芙娜還記得的，只是他的好像括弧號似的彎着的一雙腿，雖然如此，這一雙彎腿跑起路來倒是很快的。

安妮立即看明白——幾乎比什麼事都早些——這個蒲伯留辛正在計劃着和從前一樣地包攬一切，想玩弄主人於手掌之中，僅僅當面恭維而已。伺候主人喝茶那時的

蒲伯留辛和在自己屋裏的蒲伯留辛是兩個人。安妮替主人不平，而且她希望將來總有一天她能夠揭露了蒲伯留辛的原形。

蒲伯留辛的老婆也是自居爲主人家裏的主婦，一切事都是她獨斷獨行，好像主人家就是她自己家似的。她掌握着庫房的鑰匙。她買了乳豬來，用主人所有的食料餵飼，長大後賣了錢却歸她自己。她養家禽也是這麼着的。

他們的子女也和平常農家孩子一樣完全沒有教養地長大了的。他們赤着腳，到處跑，沒有人照料他們。事實是蒲伯留辛他們嗅到了他們的統治的終結已在目前，因而他們的心力都集注在未雨綢繆。

總管只有一個僕人——廚子。在主人屋裏呢，除安妮而外，還有一個廚子，一個廚房裏打雜的女工，一個馬夫，和一個打雜的男工。那馬夫，大俄羅斯來的一個小夥子，從第一天起就擺好陣勢想對安妮下手，而且無論在什麼地方碰到她時就想要摟抱她，但是有一天安妮發作起來了，將這小夥子嚇得自己不相信自己……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和安妮的完全結合攏來是急速地做成的，而且在安妮方面幾乎是不料的。即在上一星期，這結合的可能簡直還是她所未曾夢及。那時候她完全專心致意在將自己磨練成一個盡職的使女。

雖則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和她中間的關係是這樣突然改變了的——然而在隔開了十七年的現在，她還是不能自咎爲不貞。那時他們的愛火是這樣的熱烈，他們雙方都不克自持，以至即在多久以後在安妮還恍惚如在夢中。

她早就覺到他老是不轉眼地在瞧她，但是她並沒把他的眼色當作一回事；她做夢也沒想到要做主人的情婦。然而在短短的一次對談後，她就明白地看到他無論如何不肯放過她了。在先她感到羞恥。可是，不容她仔細考慮一下。就在那時候，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對於這難題下了決心了。很顯然的，他曾經鄭重地考慮過這個將要到的結合。但是他已經那樣真心地迷戀着安妮，而且一面在他看來和這出身低微的姑娘結合又是非常「適合於」他的新生活，因此他愈加考慮便愈加迫不及待地直趨這不可避免的

結局。

他們走攏來時，是兩個熱心的戀人。這在許久以後他們方纔理解到。

那時，蒲伯留辛出外到附近的鎮上去了。當他皮外套上飄滿雪花回來站在大廳裏的時候，他的老婆就把這新聞告訴他。

安娜·底摩維芙娜慢慢地很討厭似地記起了那時以後的事來。回想到那總管和他的老婆，特別使她作嘔。顯然的，那時候他們是張惶失措了，他們驟然改變了對待安妮的態度。可是他們的一切忠告，友意的親近和勸誘，只使安妮更加憎厭他們而已。她那時從沒想到將來，而且簡直極少想到她那種可以左右主人的勢力。她在一種銷魂的狀態中繼續做着她的職務，可是她也未必願意再清醒過來。

她最快樂的時間是在晚上，晚飯以後，那時屋裏只剩她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兩個，而且她知道不會有第三者來打攪他們的。何等的歡笑呀，何等的接吻，何等的溫存體貼呀！他開頭教她讀書了。自從離開學校，她不會翻過書本子，什麼都忘記光了。那些課本，

於她並沒多大好處，但是中間隔着數不清次數的接吻！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一天一天的更加愛她。他萬料不到這個樸實的鄉下姑娘會撩起這樣的愛焰，這樣神奇的綢繆繆……

那時他快近三十歲了。在莫斯科的閒蕩生活早就教會了他只在婦女隊中找尋樂趣。過去他所遇到的女人中算來也有十個是曾經使他顛倒過的，但是沒有一個使他着迷，除非那第一個或者有點。在朋友中間，他號稱爲戀愛專家的，可是他對於女人的態度純粹是一個自私自利者。而突然地他吸受了這樣新鮮，這樣純潔的香味了！

他喜歡對她講到他自己，講到如何他已變爲極端的 *Diaze*（厭倦了繁華，）如何他渴望着簡朴的鄉村生活。而安妮則貪心地靜聽着，努力想要聽懂他所說的什麼，即使只能懂到一點點。

自己也不覺得地而且毫無痕跡地，安妮開始在府裏佔一個地位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在結合的第一個月後，早就親自一力主張她應得雇一個女孩子來代替她的一

部分工作。蒲伯留辛夫婦一步一步的失勢了。

約有四個月之久，快樂無涯。

三

時在春初，冰雪已經解凍了。只有事務非常緊要的人們方才出門去，溼泥黏在車輪上是這樣厲害，以至走了三里以後，馬兒就不能動彈。

可是，喂，看哪，正當路上這樣的時候，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姨母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有一天親自到他家裏來了。這是太出意外，而且太突兀，因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竟嚇了一大跳。但是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和緩了他的驚惶，說是並沒要事，不過來看看他過得怎樣罷了。

喝茶的時候，她注意地看着小心在旁伺候的安妮，結末下了一句考語，說這位姑娘的「地位是很好玩的。」

她和她的姨姪，只他們兩個，談了半天，先是低聲的，於是一點一點高起來，終於急溜地轉爲全然的口角。結果是她站起來就走，幾乎沒有和她的姨姪作別。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異常的激昂。安妮被他嚇住了，問他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不肯說。她也不敢儘管追問着。

直到許久以後，她這纔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似乎主人的姨母是來要求兩件事：頭第一件是，須得攆走安妮，第二件是，家務須得仍舊付託給總管的老婆。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呢，鼓不起勇氣來絕對拒絕他的姨母來干涉他的生活。他暴躁，他動怒，然而真正的大丈夫的勇氣他是沒有的。

許多年來，安妮總不能索解主人的姨母憑着什麼權力可以對他提出任何的要求。別莊以及七百畝左右的田地是屬於他的。誠然他是受自母親的遺產而非受自父親，但到底他是惟一的主人翁呀。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從那裏來的奇怪的權力支配了她的姨姪？

安妮想不出別的解釋，除了主人的可怕的懦弱。他是在莫斯科的這位姨母家裏和兩個姊妹一同長大而久住過的，現在他的姊妹都已成年，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支配他們的權力是那樣厲害，便是他們自己的母親也覺不及。不但這，尾萊金的母親的遺囑上是這般寫着的，別莊及其附屬田地都歸他，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他的姊妹則得了那座爵邸，以及不過三百畝的田地，可是有一個附帶條件，就是兩姊妹到出嫁為止，應享有「一切可能的資助。」最後還有一層，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本來是很有錢的，卻都化在她的姨姪和姨姪女身上了。現在她只剩下一些零碎的財產，但是她準備連這一點化在莫斯科生活，爲的在莫斯科較容易「安排」她的姨姪女們的終身大事。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母親兩姊妹都是婚姻不幸的。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的丈夫在聯隊裏做了醜事以後就自殺了，而尾萊金則有遺傳的酒毒，爲此他的妻住到鄉下來避開他，而將子女的教養付託給她的姊妹。

這一切的結果就是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老是把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當作小

孩子，「非用吊帶（小孩學步時所用以防其傾跌的帶子——譯者）套住了是不行的。」她生氣的時候這麼比方說。

從種種方面，姨母和姨姪中間，發生了不容忽視的爭執，而且一步深一步地漸將變成公然的決裂。

那是投了陰影在安妮的幸福上的第一次的不有趣。蒲伯留考奶奶，那位總管的老婆，請了安妮去，開始勸誘她離開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你不見麼，爲了你，老爺將和他的親戚吵架了；你的靈魂將負罪呢，至於你的孩子，不用憂慮，老爺不會待虧的。」

但是安妮不爲所動。噙着眼淚，她跑去找到了「老爺」，而且問他。他從來不會這樣動怒過，他吩咐那總管自己去別尋位置，而且命令他將所有鑰匙都移交給安妮。可是那命令並沒立即執行。安妮的哥哥華希理也上場了。他們中間發生了比姨母和姨姪的更爲厲害的活劇。

那位哥哥要求安妮的回家，用村裏公社的責罰和逐出教會來恐嚇她。威嚇之後，他

又繼以甘言，預許給了安穩的生活。安妮料到「那邊爵邸」是出了重價收買華希理來做這套把戲的，她斬截拒絕了他和他回家。這吵鬧的結尾是華希理打了他的妹子，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下令逐出華希理。

總而言之，可怕的鬭爭繼續下去。雖然表面上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方面終於得了勝利，可是未始不可以說他這勝利不是他自己的毅力所獲得的。是他向姨母求和，而且據蒲伯留辛的老婆所說，「是他跪着乞求了和愛人同居的權利。」

鑰匙仍由總管的老婆掌管。一場風波平息了，但先得安妮偕同她的哥哥到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處請罪。安妮真不能夠明白爲什麼要謝罪，可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堅持着要她去。

安妮·底摩維芙娜到死也決不忘記那次受辱的光景，那是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像一個熟練的女伶似的在扮演的。最初，他們使得安妮恭候那位太太的傳見至兩小時之久。在這兩小時中，邸裏的上下人等全體出來盯住了她看。他們中間誠然不無一

兩個軟心腸的人對她表示了同情，然而他們的憐憫只使她更加難堪。

於是安妮被傳見了。她和她的哥哥華希理一同進去。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呼她爲「不要臉的賤貨」，吩咐華希理將什麼法律文件讀給她聽，而且屢次鄭重地說，「如果她安分」，那就容許她住在她姨姪的家裏，但如果她「竟在做夢」，打算和那孩子（指亞歷山大——譯著）結婚，那麼，她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要給他「一點公道」，將她鎖禁起來。這以後，她逼安妮在她面前跪了兩次，伸手給她親吻。

在幾乎昏暈的狀態中，華希理帶他的妹妹回「老爺」家裏。他自己像是在水裏浸過的人，而且一路上想要自己卸責，訴說他的貧窮和貴族的權威。

從那一天起，他喝酒了，而他的工作力從此消毀了。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在等候着安妮，「像一枝粉筆那樣白」——她記得很真。但當他走到她面前時，她推開他，而且跑進她自己房裏去。足有兩星期，她不但接近他，並且聽他們說是「老爺」求她一面的時候，她大哭着說：「我不要見他。我不要和他有來

往。」這是不折不扣的撒野了，但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不計較。有一次，蒲伯留辛的老婆打算略施小小的懲惡，想要接近安妮，可是一聽見她的聲音，安妮就抓起桌子上的一隻大杯子擲在牆上打成粉碎。有一時，他們憂慮她會發狂。

經過了那一時期的孤獨思想，安妮換了一個人。她恨極了她的哥哥華希理。但是她對於主人再也沒有從前那樣愛戀了。現在她把他看作她的不能轉讓的所有物，但是對於他的迷戀是沒有了。在她的眼光中，他仍是地位使然的主人——只是如此。用了這眼光看他，安妮仍舊對他有相當的尊敬。她從此評定了他的人品是無價值而可鄙。有了像他們倆所度過的那樣冬夜以後，而竟使她去受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那種侮辱，在安妮看來實是怪事。

然而她不肯離開他。直到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姨母的那齣戲爲止，安妮從沒有過一次想到結婚，現在呢，這念頭卻像石頭似的生根在她腦子裏了。而將來要有一天對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報仇，則成爲她的藏在心中的夢想。如果從此離開，那就等於

自認最後的失敗。那還不如自殺。

她一點兒一點兒安靜起來，而且回到她的職務上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當第一次再會見她時，請求她的原諒，允許永遠不丟她，而且將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已經到莫斯科去過冬這消息安慰她。

在她的第一個孩子生下來以後，安妮的地位就更加穩固了。當她的兒子已有十個月大，而且安妮將他交給一個乳母的時候，那蒲伯留辛夫婦終於被辭退了。現在安妮掌管了家裏的鑰匙。新來的總管已經呼她爲「安娜·底摩芙維娜」。同年，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被委任爲保安官。他的交游的範圍擴大了。常常有賓客來。安妮是令人歎服地接待這些賓客，款饗他們以好飯菜和烈酒。而當一年，第二個年頭，過去了時，主人的賓客們也呼他爲安娜·底摩芙維娜了。不久，最常來的熟客便和她握手。但是她並沒得意忘形，還只是自居於「管家婦」的身份。

在各種來客之中，有一位給了她深的印象。

一年夏天，薛泊爾考夫斯基的人們來了——父親和女兒，就是對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預言他的日漸戀着安妮的那個瑪利·伐西里芙娜。

這位小姐的韶華已經過去，她的嬌姿已在萎謝。和她相比，就見得安妮的絕艷全盛的容光，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爲瑪利·伐西里芙娜的來而心神擾亂了。安妮看到這一點，而且開始注意地伺察他們。

這一次，瑪利·伐西里芙娜裝作不會想會到有這「管家婦」在，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呢，頗予人以難堪地，在安妮面前「擺出架子來了」；好像是故意似的，他對安妮發了許多這樣那樣的命令，其實不等他開口，安妮早已正確地盡了她的職務。嫉妬的情緒在她心裏發動了。即使不爲此，她早就不很瞧得起他，而現在在她看來，則他簡直只是庸劣的執袴罷了。

老薛泊爾考夫斯基和總管一同走到打穀場那方去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和瑪利·伐西里芙娜在書房裏靠書架子坐着，談各種的「學問事情」。他們的話語多而熱

鬧，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不相信他們是真心在那裏談學問。在她的意見，這位大小姐不過在那裏想「吊到」一個丈夫。安妮忍不住到書房裏去了幾次。嫉妬的情緒滋長着了。當薛泊爾考夫斯基父女告別辭去的時候，安娜·底摩維芙娜聽得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允許那位大小姐，說是不久他就要去訪問她討論什麼書籍及其他。客人去後，安妮抱怨他，結果是一幕喫醋的戲文。於是第一次從他那裏她聽得了一句尖刻的批語：

「你當真以為我就是打算拿你那樣的一個沒有教育的蠢貨來滿足我的一生一世麼？」

她激怒了，而且對他說，在這特殊的事例，教育「倒真有點用處」，而且說那位大小姐簡直是「老手」，是在用盡種種方法想把他吊去做丈夫。

「那也許！然而她總歸是能讀書能思想的。她是能思想的人兒，而你，只不過是一頭雌貨而已。」

「能思想的人兒」這字眼是安妮所不知曉的，但是她完全懂得那意義。雖然，這一

次的活劇卻來了奇怪的結果。安娜·底摩維芙娜不但抑制了心理的嫉妬，反而豔羨着那位大小姐了。似乎有什麼新的東西闖進了她的靈魂，而在那裏抉露出絕大的缺陷來了。她早就意識地努力着要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生活中佔一無可匹敵的地位，而且用盡她所有的力量以求達此目的。她是絲毫不放鬆地管理着家務，替他省錢，毫不吝惜地弄各種各樣的好東西給他喫，不讓他有一點點兒煩惱，一心只在他喫得舒服，睡得舒服。現在卻突地揭曉出來給她看，這一切還是不夠的，在他的靈魂裏還是有某一角是她所生疏的，而且她大概永遠不能佔領這一角，而且在將來說不定會出現了就像那位已到中年的大小姐那樣的女人竟至只在一小時內就把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從她手裏搶了去了。到那時，她未始不能強自寬慰，但她目前的悲傷則在她自己看來此後的一切都失了興趣。他已經稱她爲沒有教育的蠢貨而且不過是一頭雌貨呢！

安娜·底摩維芙娜力逼自己從另一方面去觀察他，因而她記起了當她自己還是赤脚的女孩子在掃除花園裏的路徑那時第一次見到的他的形狀了。從那時候起，她自

已是無疑地進步了。現在她不但穿的是上等棉織和毛織的衣服，並且她長進了許多見識。他呢，恰恰相反，多少有點退步了。誠然他現在是保安官了，然而從全體看來，他反不及從前那樣「威嚴高貴。」這一切，都是在他們結合後剛剛五個年頭中變出來的，因而她自己的沒有教育這感念，殘酷地鞭笞着安娜·底摩維芙娜了。

可是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方面，這場喫醋戲文所生的反應恰恰相反。每天每天，安妮在盼望着聽得他吩咐備馬，而且出去拜望薛泊爾考夫斯基家；因為這位「管家婦」是出乎他意料地十分容易地就理會到他一定要怎樣重視着和一位高品的有教育的大小姐談天的機會。然而，每天每天，他好像已經完全忘記了他的前度的來客。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一月一月，過去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竟然提也沒有提起他們。顯然的，既已將他的惡罵吐在安妮身上，他就滿足了他的要和一位文雅的大小姐交游的渴念了。

又過了一年。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從莫斯科回來了。她的兩個姨姪女和她一同

來。一個是已經近三十歲，又一個也過了二十五。什麼方法都想過了。明明白白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這兩位妹妹和那位姨母都「要他來養老了。」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和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第一次會見是在前者回來後的至少六個月以後。在這六個月中間，安娜·底摩維芙娜居然給那位老太太看點顏色。她送到爵邸裏上等的奶油和麥酒，各色蔬菜，以及地方上的各樣最好的名產。例外她又訓令使者怎樣地以及用什麼話呈上那些禮物。那位老太太軟化了，而當她駕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府第的時候，她呼安娜爲安娜·底摩維芙娜，客氣地和她說話。當屋裏只有她們兩個的時候，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說：

「我滿意你了。你的行爲不差。自然，亞歷山大（她唸這個字音是帶了法國腔的）不會丟棄你的兒子，會給他適當的教育，即使他目下娶了鄰近的一位小姐爲妻。」

安娜·底摩維芙娜咬着嘴唇不出聲。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看到自己的話語對於這個「管家婦」所生的影響，加着說：

「是的，他的婚姻不能再延挨了。我正在準備着呢。」

於是，好像她只是隨便談起似的，她的話語轉到了詢問家務。

這兩個婦人中間的仇恨似將隱藏了，但未絕滅。在她們之間，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地位是異常滑稽的，但因為既然提都不使提到和安娜·底摩維芙娜結婚，所以看來是無論如何還有些時日可以拖延着免得他這藐躬牽入了萬分爲難的境地。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來後的最初幾天內，安娜·底摩維芙娜看着每一件旅行的用具都有點害怕，甚至門前出現了蹩腳的四輪馬車也使她不敢放心。她時時在害怕，畢竟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找老婆」已經開始，而且時機已近，她必須和她的敵人作殊死戰。她是繼續在緊張狀態中，而且決心不肯不戰而屈伏。她並沒能夠精確地計算出她取的什麼步驟，但是她知道她是什麼人都不怕的。既然她在「從前那第一次」沒有自動地離開他，那麼現在若放手便簡直是愚不可及。

至於他呢，他是一天一天的更不成器了。當他偶爾拜訪了他的姨母和姊妹一次，回

來後他是多麼神氣！在屋子裏踱上踱下「像一匹公雞」，他會挺出了胸脯打算擺出「老爺」的架子來。於是兩天以後，他就再和安娜·底摩維芙娜親熱溫存起來了，三天以後他就會取笑那「尼庵」，現在這是他替那爵邸取的譯名，而且他會說那邊到處是橄欖油的臭味，而且會說他一生中從沒打過那樣多的呵欠，如同在那邊的時候。平安地過了一星期又一星期。但是既然他總得到那邊爵邸去走走，那一定會重新提醒他的害怕着安娜·底摩維芙娜會將他完全抓在掌中而奪去了他的獨立自由。有時候，從「那邊」回來了時，他劈頭就笨拙地議論着好人家的姑娘們，努力想使安娜·底摩維芙娜明白她是毫無可以挾制拘束他的根據。

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到在「那邊」他們是在不絕地「煽唆他起來」反對她。而且時機到了時，他大概就要結婚的。但是出乎意料地她的恐懼消散了。

她的另一哥哥參森來了。從沒人引起了她那麼樣的同情。還只是孩提時代見過他，自然是完全不認識他了。一個高身材的，俊俏的，看相和氣的男子走到她面前來了，有一

雙好性子的藍眼睛，極好看的頭髮，穿了商人的寬鬆外套，和高頭靴子。

「你不認識我麼？還是你不願認識我呢，小妹妹？你不和你的哥哥親吻麼？」

他是如何滿臉綻着笑容了呀！

她撲在他肩頭：自然她不免滴了幾點眼淚，隨即她在心裏想，他將罵我呢，不呢？

但是他罵她，他親熱地和她談話，給她一條羊毛的闊頭巾，「算是紀念品，」而且他們喝茶時他對她講了許多的話。他一點也不像她的村子裏出身的農民。第一，他的口音就不一樣，他是幾乎完全沒有重音的。談話中，他用了許多的書本子上的字眼。關於他自己，他告訴她，說是在承辦專門供給市場的大菜蔬圃，是大的「王爺」采地一樣的菜蔬圃呢，說是每年他有六百盧布的進款，已經做慣了管理田地的事，而且眼睛在望着副總管的位置，而且王爺的采地約有八千畝，——說得上是采地！他此來是要村裏公社在一些文件上簽字。他罵農民們說：

「沒有兩加倫的燒酒，不問你的生意是如何公平不二價，你和他們的交易一定不

成功。而且那個分配田地的制度也真不行！相信我麼，妹妹？我看我自己，我想，哦，畢竟我自己教育了自己，我是一個人了。我再看看我們村裏的人：要不是因為有那登記，給他們一點書讀，他們大概是直到死的一天還是一無所知的呢。

他請安娜·底摩維芙娜把她的一切告訴他，而且不要略過了任何部分。

「慢慢兒詳細講罷，讓我知道一切，當作我是你靈魂的一部分。」

她喜歡將一切她的夢想和煩惱都展開在他面前。

他用心靜聽到結束，於是說：

「那麼你以為你的主人打算和年青的小姐結婚罷？不——呀！事情不是那麼樣的。他的結婚——那不過是恐嚇你的。我看得很明白，他的那位姨母很滿意有你在這裏呢。你蠢孩子呀！你自己見不到麼？這是很明白的，如果你的男人當真明媒正娶了一位什麼小姐，那麼他和他的姨母和姊妹就一刀兩截了。現在呢，他們用了他的錢過得快活活活的，他是她們的靠山，但如果他正式結婚了，他的正式老婆就要把什麼東西都抓在自己

手裏了。像你那樣一個沒有任何正式名份的人，正是頂合她們的脾胃的。可是總在恐嚇你——她們想來這正是一個妙法。嚶，你是頭腦簡單的角色！

而當真，這麼平平常常的一段推論，竟永遠不會鑽進她的頭腦！

「並且你這個主人——我想來一定是不中用的膿包呀。」

「他懦弱，不中用，那是真的。」

「那就再明白也沒有了！哦，不礙！靠上帝的保佑，事情會好起來的。將來或者會有他和你正式結婚的一日，如果他不一——嗯，那也勉強不來！總之勝於丟手放開他，尤其是你的孩子們。」

這位哥哥參森使得安娜·底摩維芙娜這樣地喜歡他，以至她不捨得和他分別。甚至她還忽然想到要把他弄成爲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總管。但是參森打消了她這念頭。

「那是斷乎幹不得的。那我就會受到衆人的奚落。『他是靠了妹子得意的，』他們

都要這麼說了。而且畢竟於你也沒有多大好處。」

作別時，他對她說：

「而且，妹妹，頂要緊的是頭腦清楚。到處學乖，牢牢記住。如果你想要做他的正式夫人，你就得把自己準備得配做他的正式夫人。要是見識上簡直是竈下婢那樣的女人，那還成什麼夫人呀！耐心地而且意識地朝着這個方向幹罷。」

那麼說了，他就告辭，留下了他的通信處。

第二次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來看望他們的時候，安娜·底摩維芙娜想要「擺置」她一下，覷空兒說：

「哦，太太，你給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找到了新婦沒有呢？無論年紀是早已到了呀。今年他是三十五歲了呢。」

這一下冒險是可怕的，而且需要十二分的沉着。但是，從別方面看來，假使勝利了的話，則在安娜·底摩維芙娜便有莫大的利益。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萬不料這是個圈套，泰然自若地回答：

「有好幾個看在我眼裏，可是沒有一個十分合式。」

再一點兒毅力，於是安娜·底摩維芙娜大着膽子說：

「哦——哦。不過你再拖延下去就不行了呀。」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睜大了眼看着她，那表情是又驚異又嚴厲。

「也許你以為——我是在替自己打算罷不。我早看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有許多次數是到薛泊爾考夫斯基家去的。差不多是間天一次哪。而且她那裏常有信來。因此我自己心裏想，也許等不到你開口說什麼，婚姻就定局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從沒算到會發生了這樣的效果。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臉色變得慘白，跳起來，慌張四顧，於是，抓住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袖子，拉她近來，一疊聲地問着：「怎麼的從什麼時候起的爲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

安娜·底摩維芙娜決意把這慌張再拉長一點兒。

「可是你打算怎樣？難道你不知道如果他娶了那女子——他要趕走你麼？」巴拉·特米脫萊芙娜輕聲說。

「那我自己先走。不等他來趕我走呵。」

安娜·底摩維芙娜跑開了，剩下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一個人興奮得可怕，而她呢，高聲大笑，想到那位老太太怎樣露出了馬腳來，她幾乎快活到拍手了。

半小時以後，她被喚進去了。

「你撒的什麼謊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質問着。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着急地在等待回答。她還沒能決定究竟是誰在撒謊：管家婦呢，或是她的姨姪，他發誓說已經有兩年不曾見過薛泊爾考夫斯基家的人們。

「什麼謊？」

「怎麼你好說我是間天要到薛泊爾考夫斯基家去一次呀？」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顯然是摸不着頭路。

「請你饒恕，亞歷山大·喬吉維乞。」

她於是微笑。

那位老太太知道是上了當；又羞又怒，她臉紅了，可是不作聲。

「好罷，但是，你怎麼撒起這樣的謊來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還在追問。

然而安娜快活到說不出話來。她微笑着，不作聲。

「隨她去罷，」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用法國話說。

「該死！我簡直是莫明其妙，」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說。他甚至閉了眼睛搖頭，似乎在竭力整理他的零落的智慧——絕對不能懂得他的姨母的興奮和安娜的微笑。

安娜·底摩維芙娜心裏覺得自己是勝利了：那個「像煞有介事的老東西」忽然落在她手裏了。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喝茶的時候你要用什麼糖菓呀？」她說，似乎是把韁繩略略放鬆一下，好讓她更其感到她的制馭她的力量。

從那時起，她不再稱呼那位姨母爲「太太」了。而且從那時起，這兩個女人中間的怨恨彷彿是低落一些了。各人的生活，在平凡的鄉村軌道裏照常流走。不曉得怎麼一來，並沒給注意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一個妹子就配上了本地的醫生。她的哥哥不得不伸手到錢袋裏去開發結婚費和妝奩費，而且安娜·底摩維芙娜的反對派這小組裏又增加了一員——那醫生。

五年以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在打獵時受寒傷風，歸來就大病了。安娜·底摩維芙娜方寸亂了，拋棄一切地看護着他。大約有兩星期，他的家族和她同住在他家裏，不敢離開病人，而且……別有用意。安娜·底摩維芙娜只像耐煩地留心着他們的飲食起居，是否舒服。

那時的伺候上房的使女是安娜的同村人，名爲捺司達西阿的少婦，是和丈夫不離居了的。安娜·底摩維芙娜喜歡她，爲的她舉動活潑，機警靈敏。看着捺司達西阿，她想起自己從前也曾如何地戰戰兢兢力求服務週到。

最困難而且最難堪的，是應付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老處女姊姊的反覆無常的需索。她顯然是竭盡全力地對於家務在吹毛求疵。「她不要這個，她要那……」安娜·底摩維芙娜捺住了火性，只有一次在自己私室裏她詛罵她的客人們。那時只有捺司達西阿在旁。她走近來，低聲說：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爲什麼那邊邸裏的人兒日夜守在這裏。」

安娜·底摩維芙娜喫驚地看着她。這使女開始婉轉地然而急溜地講她如何試圖竊聽這班客人們的說話，而且如何他們詢問那醫生——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會不會好起來——如何那醫生聳着肩膀說他不知道，而且如何「他們都是焦灼地搜尋一些文書或是別的什麼，寫字桌和衣櫃都翻過了。」

很明白的，家族們是忙於找遺囑，而且他們惟恐那位將死的人會將產業給了他的情婦和她的不合法的兒子（這時他們有了第二個兒子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確知道並無遺囑，而且只在此時她第一次想到了萬一亞歷山

大·喬吉維乞死後她自己的運命。至於講到他的家族的善心——在這上頭，她沒有幻想：他們準是不給一錢就將她趕走的哪。

這一念，毒害着她的平靜的心境了。無論她是怎樣地努力着不把這些物質的打算放在心上——然而那末來，可怕的鬼怪，總是頑強地在她面前掙。而當危險期已經過去，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一天一天健癒起來了時，——她覺得有一些東西已經強插入她和他的中間來了，是一些從來不曾有過的東西，是“pogani”（不純潔的），她心裏這樣替她這新的擾亂下定義，把這字的發音讀成小俄羅斯人的“³³”音，而且重音在第一音段上。

做醫生的妹夫力勸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搬到爵邸的老屋裏去攝養，並且無論如何不可不到克利米亞去過夏。他柔順地遵從了一切的教導，安娜·底摩維芙娜獨居了幾個月。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和他的未出嫁的姊妹同到克利米亞去了。

這是心緒不定的最陰暗的幾個月。安娜·底摩維芙娜現在是二十八歲了。不知不

覺，已經和亞歷山大·喬吉懺乞同過了十一個年頭。孩子也有了兩個了。難道他竟會簡直不給將來的保障，即使不爲她，至少也得爲她的孩子們呀。

說是他會更加迷戀她，看來也不像。雖然她自認近來她已經進步了許多，已經更有智識，甚至是更通文些了，——靠他的幫助，他勉強可以讀普式庚和托爾斯泰了，——雖然她已經絲毫不復是從前的「鄉下的土老婆」的她了，——但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明明白白並沒珍視她這精神的長成。她是不願意自欺的。她看得清清楚楚，爵邸裏的人們即使不會把他完全拉到他們的一邊，也是在用全力不使她和他再接近一點兒。可是她怎麼辦好呢？用陰謀罷，進讒罷，煽動他起來反對他的親戚罷，施展她所有的全部的婦人的狡獪罷，同房的時候對他做得更風騷些罷？這一切，近來她是一天一天的更加厭惡着了。她盼望一些更純潔些的方法來拉住他。

一面反省着自己這地位，一面她寫了懇切的信給她的哥哥參森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她寫的是半通不通的，然而語語出於至誠，而且她自己覺得如何地這些通信提

高了她的精神，使她更高尙更嚴肅。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回答了短短的冷淡的沒精打采的便條。安娜·底摩維芙娜看見每一行字後躲着那個姊妹。

反之，參森回答了兩封長信，每封信的結句是「而且，頂要緊的是頭腦清楚。」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歸來時已經恢復了健康，但是突然消沉而且懶散了。他丟了他的官職，他的生涯只不過是料理自己的田地了。但卽在此一事上，還是不見一星星兒的熱心。他耕地，正如農民們向來那樣的耕，他播種，也正如人們那樣的或是總管所提議的那樣播種。甚至收穫的時候，他也不用那收割機了，這機是鄉居生活開始時的他所引用進來的。顯然他是懶到甚至於不肯想一下：爲什麼不拿出那架化了六千左右盧布的僅不過小有損壞的蒸汽打穀機來用呀？可是在他的田裏，人們也用了普通農民的打穀杖在那裏打穀，而且也用了本地木匠所製的價值四十盧布的平常風車在那里簸穀。他是一個月一個月的更往下沒落，簡直不閱讀什麼，往往含着一枝雪茄坐在沙發裏就混

過了一整天，什麼都不管，只不過和總管或鄰人們這樣那樣的閒談着。

和他對比，安娜·底摩維芙娜就好像是毅力和意志所織成了的。她用了她的全力，想把他扶起來，有時用諧謔，有時則用反激，對他講述幾個精闢強幹的地主；也有幾次她用了主力進攻後這纔居然將他裝扮齊全送到草原去打獵，或是送到打穀場，在這裏，不熱心的工作慢慢地拖延着。然而一切都不中用。他已經是無可挽回地變成爲完全沒有志氣的那種樣的地主了。「許是那麼着罷，」——別人怎麼，我也怎麼，——是他所遵守的惟一的格言了。

久而久之，他甚至於用冷嘲來報答安娜的熱忱了，遇到她居然引用了書本子上的句子時，他就取笑她。一碰到她走出了他的生活所浸潤着的平凡圈子的一步，他是怎樣地微微冷笑呀，而且準定要回答道：

「喔呵！請再說一遍啊！」

她的熱忱在他一方面開始成爲壓迫的了。一種敵意的反感在他心裏發展起來了。

單是她的告教着什麼事已經夠使他偏偏做出正相反的來。他盡力把冷水澆在她的——切壯志上，或是用嘲笑，或是用不理睬，甚至於常常是做得太過火。

現在他時常到姨母那裏去了，有時一住幾星期。安娜·底摩維芙娜盼切地要曉得是什麼東西使他覺得那邊是這麼可愛起來了。

「你多麼絮聒呵！」他回答。「那邊沒有像你那樣的一個人盯住我纏不清呀——如果你定要知道，這就是我所以覺得在那邊更舒服！那邊屋裏沒有人拿許多教訓來麻煩我：你應得學學他們。他們和別人家一樣地靜靜兒過活，他們並不無事自擾。」

「請你告訴我，」有一天他鄭重地對她說，「爲什麼你裝出那樣的神氣來啊？據我說，冷眼看起你來——人家是要這樣想的，『天曉得，她是什麼路數呀！』而且，當真你是把自己當作什麼？要不是有我，你現在大概還是在浸麻梗或者粉刷茅屋，你大概不過和一個平常的農婦一樣。我看來你是忘記了你的出身了罷……」

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卻懷着一個夢想……

不給亞歷山大·喬吉維知道，已有一年之久，她悄悄地在準備着實現她這夢想。每次他離開了家，安娜就扒弄他的裝着滿積灰塵的巨冊書籍的書箱，想要找出這麼幾本於她有用——就是一點點兒也好——的書籍。同時，她又檢閱着凡是送到家裏來的報紙，希望在這上頭也找到一些線索。

她設法利用了一個機會，問那位醫生……

儘在等着適宜的機會，終於一天她對亞歷山大·喬吉維說了。她告訴他，她很想到彼得堡去，爲的要取得一個助理醫師的資格，而且請他給她以相當的津貼。

她準備着受一聲嗤笑的，可是亞歷山大·喬吉維吃驚到連笑她的時間都沒有。而於是，忽然他好像記起了一些久遠的久遠的事情，遠在他尙爲學生的時代。他覺得有點難爲情了。

「哦，如果，照你所說，你既然已經再三考慮過了，——去罷，無論如何。我不願意阻礙你。信賴着我的幫助罷。」

他只說了這幾句，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看得出他好像是假擾不安。整整的那一天內，他是心事很重的樣子，時時歎息，而且有好幾次借着這樣那樣的口實，或是簡直不借，顛來倒去地說及他是已經過了四十二歲，他的生活是已經滑過了。於是，突然的，他鄭重說，要是他不會徜徉進了那不死不活的洞，他大概已經做了些可以看看的事業，而且大概是住在京城裏的。

安娜·底摩維芙娜理會到她的夢想已經怎樣地在他靈魂中煽起了他的青春的餘焰。她替他難過，但同時她感得了一般的自負氣概，而且她所懷抱的夢想便覺得更可愛了。

她還不願意把自己的主要目的講給他聽——提防萬一不了時有一口飯喫。讓他喜歡怎麼猜解就怎麼猜解罷。

安娜·底摩維芙娜準備到彼得堡去聽講「這新聞很快地就在鄰居中間傳佈開來，卻不能激起一句的同情話。有幾個用粗暴的口吻說，「你看，這纔是蠢哪！」或是一「她

發昏了哪！也有口氣溫和些的，「怎麼她想到了這樣的事情哪？」

反之，在那邊爵邸老家裏，他們「稱讚她」。當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看望了他們後回來時，安娜·底摩維芙娜尖銳地看着他。她知道他已經把這新聞告訴了「那邊」的他們了，她要看看他給她怎樣的嘴臉。由長久的習慣，她知道每逢他去看望他的姨母和姊姊一次，回來時他一定是裝滿了他們的觀念。

這一次，他對她的態度很好，親愜而且慇懃。顯然是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計劃在那邊爵邸裏是被同情地接受了。但是頭腦簡單的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卻將姨母和姊妹們的嘉納當作出於真心，快樂地將這事實告訴了安娜·底摩維芙娜。

她心裏不舒服，可是一下子也就好了。她早已懶得探測他的親戚們的行為的真正動機了。那麼多的有趣的事情堆在她面前呢。她忙了整整一個夏天，先是寫信到彼得堡，隨後是預備入學試驗，隨後是佈置她的離家。她寫信給哥哥參森。他給她一封信，是去見他的常川住在彼得堡的「親王」東家的，說起來實在是一封不必要的信。這時參森是

這位親王的首座總管，很受親信。

安娜·底摩維芙娜將她的孩子們以及全部家務都託付了她的親信人捺司達西阿，並且訓誡她怎樣監視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

至於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呢，好幾天格外有心事的樣子，而且對待安娜·底摩維芙娜是例外地親熱和尊敬。但接着突然的好像他對於此事失卻了一切的興味，仍和從前一樣過他的無色彩的生存。

四

「我還不過那麼一點年紀，可是我的生活多麼豐富呀！」——安娜·底摩維芙娜記起了某一次文學晚會上所聽到的青年們愛誦的大詩人的這一句詩了。

當真這就是她——小安妮，從前的赤腳的女孩子，在猶太人的傭僑的窩裏抱孩子的那麼難道就是那一個安妮？現在卻坐在三等車的木凳子上「落落寡合」地在旅行

麼？那張在坐位下皮箱底平躺着的嘉獎的證書以及「蘇克 Zhuk」的書籍——難道當真是給她的麼？當真就是她曾經爬在牆頭貪看着「貴人家」的捲起了袖子的廚子怎樣趕走廚房裏的野狗麼？

縱然有些癡肥了，可是仍然美麗，有一對大眼睛和長而且黑的睫毛的安娜·底摩維芙娜的面孔上浮出了一個滿意的微笑，而且滿意地直挺挺地躺在她的坐位上，用手掌枕着她的頭。她凝視頭頂的狹長的積滿了煤灰的白楊木板，她又靜聽着遠在車廂之一角的嬰孩的嗚咽；一陣暖風穿窗而來，吹拂她的頭面，有什麼人進來了又出去，重碰上門——她注意到一切這些事情，但是她的思想仍舊被拘留在她的彼得堡的生活中。

自來她就交了好運。兩年前，當她赴彼得堡的途中，她曾經從車窗凝望那綴滿繁星的碧空，而且她的目光盯住了羣星中的一顆。「一定的哪，那顆小小的星是在照着我們，」她以小俄羅斯人的迷信這麼想，而且斷定這星準是她的「福星。」

而她的小小的福星確是從此照着她呀。她不久就和兩位同學做了好朋友——兩

位都是二十五歲開外了，而且和這兩位同住一個大臥房。女房東是一位富於同情的老太太，好好地招呼她們的食宿。安娜·底摩維芙娜能夠過苦生活，而實在她的經濟亦不許她稍稍寬綽一點。她的全部來源就只有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允許她的每月二十五盧布。

她的第一年完全是勤讀的生活。她工作到精疲力倦。她利用每一分鐘的餘閒以溫習早已學過的功課，咀嚼早晨所學得的，或是閱讀一些凡可以增進她的不充分的閱讀和書寫技能的什麼刊物。

她的同房間的學友常常邀請她到彼得堡的熱鬧場所去遊玩，或是到住所的近旁去散步，但是她固執地拒絕了一切的偷閒休息。一小時的荒嬉將使她永怨艾自責。

她還有一件附帶的工作——就是改正她的發音。她以同樣的熱心對此攻研，她夷然不顧同伴們的取笑，而且常常向女房東請教。

兩個同居者中間較年青的一位在暑假時間回家去享受家庭快樂了。幸而女房東

把租金稍稍減低一點，不然，生活費便頗昂貴了。安娜·底摩維芙娜則和當下的一位女伴在奧布柯夫醫院中工作了一個整夏季，用心地觀察着聆受着一切看來是於她將來有用的事物。

一年多已經過去了，可是安娜·底摩維芙娜還簡直不知道彼得堡究竟是怎樣一個面目。她僅只聽到了一些模糊的嘈音。在她所住的這高坡上的小茅屋的後面，那龐大的嘈雜的都市彼得堡好像是什麼非地上的東西，住滿了非人類的生物。她總覺得有些不敢眺矚彼得堡。說不定這大都市會將她整個吞下，而她的夢想將永遠不能實現。

女房東是一個孤獨的老婦，喜歡和安娜·底摩維芙娜談天，一切事在安妮聽來都是萬分可怪。

但到了第二個冬季，她也習慣於到這首都去，而且有好幾次讓人家帶到戲院裏，或是到那些以募捐爲目的而組織的晚會了。她又在彼得堡稍稍遊覽了，每一處使她驚異不置。她奇怪着那些龐大的建築，她在教堂前深深感動，而且很多時候不能理解爲什麼

一馬之力能夠拖動一輛容受四十多人的大車子……

有一個時候，她幾乎讓自己拖進了稍稍荒唐的生活了，但是恰在那時候發生了一樁事情，使她懸崖勒馬。曾在暑假內回家去過的那位同居的女伴戀愛了，晚間常來聚談的那些男客中間的一位，和學校斷絕了關係。這件事使得安娜·底摩維芙娜異常不快，於是她再潛心向學，彷彿是代替別人向震怒的神殿請罪祈福。

她和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兩位小姐相識，也是偶然的，是在一次專為年長失學的學生們組織的文學晚會的時候。教授們中間的一位是這樣介紹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的：

「我來介紹一位天資很好而又非常用功的學生罷。」

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兩姊妹立即和安娜很親熱，而且邀請她到她們家去。

此時正當耶穌聖誕的假期。安娜·底摩維芙娜很可以心安理得地透口氣休息這麼一點點兒。那裏知道一到了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兩姊妹家裏，安娜就大受她們的親熱

的歡迎所感動，以至於後來是每星期日照例要去看她們一次。

人們說到斯泰美洛考夫斯基家時，總說他家的兩姊妹「不是這個世界裏的人。」安娜·底摩維芙娜懂得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她從來不曾遇見那樣的嫉惡如仇而且那樣的分人之憂如同那兩姊妹似的。有什麼災禍須要救濟時，首先去救濟的，一定是斯泰美洛考夫斯基姊妹倆，而且要是碰到什麼婦人或女郎熱烈地在企求獨立，首先用柔情和忠告去鼓勵她起來的，也一定是她們姊妹倆。

這毫無惡意而善良的天性是斯泰美洛考夫斯基一家的特點；那是除了父親母親而外，還有兩位已經是成人的哥哥，一個是醫生，一個尚在讀書，四姊妹中間頂小的兩個也還在學校。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知道那一切好良心的光和熱都是從兩位年長的姊妹發出來的哪。那父親呢，從前是要職的官員，現在退休了，看來還是嚴厲的一類人，可是他的幾乎全部的進款卻在他的女兒支配之下……

在斯泰美洛考夫斯基家，所有安娜·底摩維芙娜本性中的美質都在時時刻刻地

發展增強。

不用說，當她第二次的拜訪以後，他們都知道她過去的歷史了。開誠佈公地她把自已的經歷——凡是她所記憶得的，統統都告訴了他們了，她覺得他們一定不至於責備她。是在午飯以後，當老爺已去睡他的午覺，年青的三小姐和四小姐已去散步，少爺們已經出門，在二小姐的小巧的臥室內，安娜·底摩維芙娜低聲告訴了他們的。

自己表白了以後，安娜·底摩維芙娜聽得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夫人親口說：

「那，我不能不和你這麼說，你算是聰明地想出一個保障你自己將來的方法了。但是也不要做的太過火呀。要記好，頂重要的一點是你已有兒女而且兒女們也有——個父親。」

說到最後一字，好像加上注意的符號似的，她的眉毛很神氣地一挺。

她是一位矮小的，然而頗胖的婦人，常穿黑色，她的衣服配着她的保養得很好的身材合式得很，她有略蒼白的異常秀麗的面目，從中間分開的柔滑的銀色的頭髮。

兩位小姐也都贊成她的話語。

「自然，自然，」她們同聲說，「孩子們以及孩子們的父親，自然比什麼都重要些，但是她的人格，媽呀，她的人格，她必須保護她的人格不受任何損害。」

「我告訴你……」

安娜·底摩維芙娜實在是從直覺上懂得這些文明的年青姑娘們所謂人格是什麼東西。

她很快地成爲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倆最親密的朋友，和她一樣地需要她們姊妹倆好心慰安的人們都趕不上像她那麼親密。她寫給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信裏充滿了她們的名字。她忍不住不誇耀她有了這樣的朋友。

一個月兩次，她準時寫信給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他的覆信照例是這樣開頭：「請恕我，親愛的，許久不給你回信。」那些信都是短的，而且只報告了孩子們的健康狀況，以及捺司達西阿的看管他們是怎樣出奇地週到。

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也沒有閒心情來像戀人似的撒嬌。因此她並不抱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來信太少且又太不像是那個的了。

早在二月杪，她就已有了彼得堡的一個公職的委任狀，只等她畢業後去到差。她的退還這委任，很使醫院裏的前輩醫生喫驚了。偶然碰到時，他慌慌張張地問她怎麼竟會決心辭去了這樣一個位置。她解釋，她還有家在南方。

畢業期愈加迫近，她的歸家之心更加焦急了。不知不覺地，她的那個確信——現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應該和她正式結婚的確信是加強了。十五年來所忍受的一切艱苦都丟到腦後去了，她只是更清晰地記得那些時候的真正快樂的日子。不但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並且他左右的人們，此時離遠了想來，她覺得都比從前天見面時好得多了。她甚至對於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也存了好意。她覺得她和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一定會完全和解，覺得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這位姑母已經老到再不能拿她的好出身來自傲了，而且她，安娜·底摩維芙娜，現在應該受這位老太太的看重了罷。

她已經成了習慣，當在牀上未入睡時想她的遙遠的故事。白晝裏是整天致力於讀和社交，只有祈禱以後睡到牀上時，她方能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回憶和夢想，總是不分離地想到她的孩子們，想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以及她所處理的他的家務。到後來，辛苦的白晝和睡眠之間的短距離，總是見得更加長起來。終於是她有一小時半或兩小時的不能睡眠。快要一家團圓這思想使她的神經興奮，於是她失眠了。

但是一切這些思想久而久之就成爲不求結論的胡思亂想了。她已經想慣了她的結婚事件，竟至於簡直不注意到怎樣就把她到彼得堡來的主要目的拋撇得那麼遠。好像她原來就只爲了預備做尾萊金（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正式太太所以纔來受教育，而並不是爲了預防着將來萬一的落難。

常常有完全精疲力竭了的感覺包圍着她。那時，不但她的心並且她的全身體都在渴望着休息，而這休息她只能想像給她自己是在家裏和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和他倆的小孩。而在這樣的時候呢，她的疲倦了的想像便告訴她一些溫暖的故事，她將如

何成爲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太太，如何他將準備使他們的孩子們得到法律承認，而且如何每個人，連那位老姑母也在內，都將看重她，使她和他們同桌而食，而且問她以彼得堡的新奇消息。

她的朋友們，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兩姊妹，看出了這一點，而且對她表示了不以爲然。但是兩姊妹的母親，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夫人，私下裏對兩姊妹解釋，說安娜·底摩維美娜到底不是十八歲的小姑娘而是三十三歲的婦人，到底不能潛心於科學和醫藥而連十五年的過去習慣都忘卻。

陰暗的思想也曾殺到安娜·底摩維美娜。有一次，她甚至於在半夜醒來，靈魂上壓着一個冷冰冰的失望。在她夢中，她看見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乘她不在時已經娶了親，搬到他姑母那裏去住了，並且將孩子們和捺司達西阿都送到彼得堡來了。正當孩子們站在她牀後啼哭而且努力想拉她起來的時候，她從夢中驚醒了。

在那時，她覺得她胸中只有啞的失望之感，只有絕望之感。她自己看來她只值得可

憐罷了；突然好像她竟至於連簡單的裹紮傷口也不會了，連普通的藥名也不知道了。

那時她感到就得離開現在這地方，拋棄一切，奔回到尾萊金家裏，在那邊，她將哀求他們大家饒恕了她的自己也完全不知道的過失。只要他們不趕走她，只要他們還肯收留她住下，而且，好像是預先安排定了似的，在她窗外，捲旋起一陣可怕的大風雪，無盡的酷寒拖延着，是她所未會前知的那樣寒冷，而且使她發狂地想到南方的溫暖的太陽，想到夏季草原的溫暖。

但是她的工作時間逼近了，安娜·底摩維芙娜努力趕走了這些悽慘的陰影，埋頭在工作中。工作完了後，她又縈心於她的想像所低語的甜蜜的故事了……

列車飛快地遠離了彼得堡了。當牠飛馳前進時，在這京城裏的生活的圖畫就一點一點兒襯色而開澹。最先是讓步給旅行中永無停止的印象。在列車停靠的各站上，安娜·底摩維芙娜怯生生地混在那些進出於兩輛頭二等車的小小的人羣中間。她不多化錢。她本來帶了足夠三天的食物在那裏，因而，二十五小時內她自然只允許給她自己一

碟熱的點心了。茶呢，她自己在車裏弄的，碰到對面坐位裏有人時，她也邀請他喝一杯，帶便派他些小差使，例如幫着拿牢了茶壺，傾水出窗外，等等。

時時有對面來的列車，實在每隔半時便有一次，擦着她的窗邊飛馳過，她納罕着是那些人竟匆忙乃爾。看到每一件使她納罕的事情，她就詢問她的鄰座者。他們是巴不得和她攀談。

但是那天一整天，她好像還不能夠完完全全從她的居住在彼得堡的印象扯開。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安娜·底摩維芙娜自覺得突然更近了她的家鄉了。

從車窗裏看見的風光，和昨天不同了，沿路所見的村落好像是更加不像樣，更加窮苦。攢集在車站月臺上的，進車來的人們，也是另一種樣式，更加粗野。他們的服裝也是更加簡陋，沒有那麼乾淨。車裏的乘客多起來了。其中大多數是穿了普通的粗毛布衣服，肩頭擺盪着行囊的人們。

在莫斯科，列車有四小時的停留。她渴想看一看莫斯科的面目。她問人，如何纔不至

於迷路。人們就告訴她應該怎樣走，指名了某某某街和某某城門。她記不牢這許多名字。雖是這麼着，她決意化一個盧布，雇一輛 drozhdka（矮小的四輪馬車），無論如何要到一到克倫林宮（Kremlin）。

莫斯科比彼得堡要暖熱得多。這個城在她看來很覺不順眼——這全然不像那清淨而建築得整齊的彼得堡。莫斯科的街道窄狹而彎曲，而且鋪的不一律。她碰見了很多的勞動者，多於她住在彼得堡整整兩年中所碰見。

而且那克倫林宮也沒給她什麼印象。誠然這是異常輝煌，而且就全體看來是比彼得堡和保羅塔（那是她已經看慣了的）那類廣大而陰鬱的景象較為有趣得多，但是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並沒有什麼可驚可怪。隨即她心裏不安定起來。每十分鐘，她看她的錶，惟恐列車先已開走，又惟恐她的寄放在零件房裏的行李會遺失。

離了莫斯科以後，她還得旅行三十餘小時。這旅程，還有那週流不息的換車，使她厭煩起來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現在是心不在焉地瞅着窗外飛快地移過的迴轉畫。每半

小時，或是四十分鐘，她就聽得了在現在是已經聽厭的曳長了的汽笛聲。於是列車便要慢下去，接着她就聽得車掌吹叫子。安娜·底摩維芙娜從車窗中看着那車掌跳下去，那時列車還在那裏動，接着他又吹了一聲叫子，車便停止了，於是同時她聽得車站上的鐘叮噹地響，一個「紅帽子」（車站上的夫役）來了，將一張黃紙遞給車掌，不遠處站着一個憲兵。透過車站房子的窗，她的目光觸着了站房中電報生的長滿瘰癧的面孔，正在低頭工作。幾個勞動者從鄰接的車廂裏衝出來，到一個裝滿水的大木桶旁邊，一隻有柄的杯子用鏈帶在桶上，這桶恰站在一個小攤旁邊，那裏售賣的有麥酒，劣等的魚，煮雞蛋，和乾麵包。又是叮噹的鐘聲，又是吹叫子，列車便又開動了。在鐵軌的那一邊，可以看見車站站長的花園，有些美麗的小花。遠在花園後方的，是工人們的宿舍。列車增加了速度，又一分鐘以後，就是新鮮的田野，林木，村落，一個接一個地過去，還有，在這路線上的無窮盡的「路盤」。人所住的小小的石房子，還有，老是那樣的電線桿，有一時突躍起似的聳現於空中。接着便又忽然沉沒，好像是落進深谷去了。

可是現在第一座泥牆的茅屋也看見了。一陣戰慄通過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胸口。雖然這些泥牆茅屋只是夾在大俄羅斯風的木房中偶然一見，但是已經宣告了小俄羅斯之逐漸近來。森林也是逐漸少起來了。列車的進程不像在北方似的，常穿過青密的林木；草原廣展，而且似乎人煙更加稀少。太陽漸漸灼熱，天空是深藍色雲，輕柔而濛濛。車廂內旅客們的喁喁細語中間，分明可以辨出小俄羅斯方言的^o了。

到了卡爾夸夫時，安娜·底摩維芙娜彌覺興奮。彼得堡已經被忘記得乾乾淨淨。她全身緊張了。再在路上數小時，她就可以到家了。五十俄里馬車的旅行，她是不怕的。

引擎的最後一次的長鳴，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行李早已檢好，放在坐位上。她自己呢，穿得整整齊齊，站在窗前，悄悄地作禱告。爲什麼禱告呢——她自己也說不明白。

列車慢下來了。高桿上一盞綠燈一閃就過去了。燈光下她瞥見伸出一隻腳的岔道夫的黑魘魘的身形。車輪發出輕微的磨擦聲，車就駛上了側軌，接着就幾乎不聲不響的進向車站。隨即是車站本身悄悄地移近來了。從窗口來的光射在月臺上，照見有稀稀落

落的幾個人。車站過去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熱心地看望著，找尋熟識的面孔……

他不曾預先通知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究屬何日她可以到。要是想他派一輛馬車到車站，那她必須在三星期以前就將動身的日期告知他，因為郵局離家也有三十俄里之遠，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是一星期一次派人到郵局去取信的。安娜·底摩維芙娜只寫過一封信告訴試驗成績很好。她得到孩子們均各平安的最後的家信時，已經是五月初了。

她立刻雇定了一輛 britchka（波蘭式的四輪馬車）。夜是靜，過暖，而且多星。天曉時她總該可以到家。因為路上勞頓，她的臉發燒，但是她睡不着，而且她不願意和車夫多談話。爲的是談話也許要引起車夫的注意，因而要擾亂旅途的靜穆。當他們趕了五俄里的路程後，她僅僅問起田裏收成怎樣。那車夫抱怨着春天沒有雨，旱象已成，「怕的是什麼都要焦枯了。」

他們沒有換馬，不快不慢地，每小時得走七俄里。他們只在走過了一半路程時，方在

一個村落裏歇息，讓馬喝水。安娜·底摩維芙娜瞧着那些散散落落的茅屋，那時東方剛要發白。林中是一片寂靜。只在不知何處的一隻狗被車輪聲所驚，吠了一會兒，是慢慢地吠，也並沒起身出來，好像是老婆子嘴裏罵人。

一點一點亮起來了。車夫的頭和背，以及他的棕色外套，都漸漸輪廓分明起來了。一會兒，路旁田裏的稻也看得見了，那是憔悴枯瘠，大非豐收之兆。天空轉為灰色。星兒一個一個的隱沒起來了。向左的地平線上伸出發光的一抹來了。塵土從馬蹄下飛揚。

當他們穿過第二村莊時，天已大明。包了頭的女人從茅屋裏出來，趕着牛羊。但是太陽還沒升空。左向的那一抹光彩放闊了，漸近天空右首則漸成濁暗。一會兒以後，安娜·底摩維芙娜抬頭一看，卻見太陽快要升上的那一面天空，有一顆——只有一顆小星尚在閃閃。東方天空是一刻一刻地轉成更加金黃色，更加明亮，但是那顆小星不肯隱沒，而且好像是在準備和太陽本身對抗一下。安娜·底摩維芙娜好奇地瞧着這顆星：看牠對抗到幾時呀？太陽已經射出光線。兩道三道的光線已經直透地平線而出。潏然騰起而

漸近的一片雲被鑲上了一圈紅色的邊。雲的本身從青灰色轉成明藍色，於是便又染上了太陽的黃金。那顆小星頑強地不肯淹沒在這洶湧奔射的光海中間。

「不要掙扎了罷，小小的星呀，」安娜·底摩維芙娜微笑地想，「反正是一樣，你佔不了便宜。」

就在這時候，那顆星逐漸闌澹失色，好像正在領受絕命時的苦難，而當火赤的日輪的上部邊緣透出了地平線，而且猛射牠的可怕的火蛇到地面時，那小小的星便悄悄地熄滅了，上升的太陽火輪就開始牠的飛快地勝利的追擊……

這已是七點鐘了，當安娜·底摩維芙娜看見了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的花園及其前面的白屋。大路是直向這房屋的，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命車夫驅車左轉而上小丘，丘的那一面遠遠地就是尾萊金的住宅。不久他們就到了丘頂，看見尾萊金的住宅躺在前面，瞭如指掌。

安娜·底摩維芙娜一眼看定的第一物就是那住宅——她似乎惟恐這住宅已經

不在老地方。這是小的紅色的房屋，磚牆，綠油的屋頂。窗上的白色的百頁窗關的緊緊地。房屋前面是小小的有圍牆的花園。更遠就是總管的住宅，泥牆，屋頂鋪了稻草。此外，還有三四所房屋，只有一所是磚石建築，還有井上的高桿——這就是一切了。相距稍遠處，有一個長形的稻草堆，離住宅約有半俄里，在「下首空地」三堆陳舊的馬草已經變了棕色，更遠則爲一排長而矮的建築，那是冬天給羊住的羊棚。

安娜·底摩維芙娜用手攔在眉際，遮住了太陽光，不轉睛地瞧着那住宅。她極願看見住宅那邊有什麼動靜。可是那住宅看來像是死了的一樣。她所看到的只是相距一俄里遠處彷彿有一個婦人正在把吊桶放到井裏去。

五

幾條狗狺狺地吠着，直衝到車前。安娜·底摩維芙娜高聲喊着「奈羅！奈羅！」——那中間最大最好看的一條是喚做這個名兒的——但是她這呼喚被吠聲所蓋到。她還

沒下車，捺司達西阿已經從屋子裏跑出來。安娜·底摩維芙娜早已準備着用可愛的微笑接待她，可是她突然驚喊着跑走了。

在另一面，廚娘瑪利從井旁走向車子來了，後面跟着走得很慢的馬夫，還是那個當差十七年的老馬夫。

安娜·底摩維芙娜和瑪利交換了接吻，把手伸給老馬夫，於是就向耳房走去。從那邊，莎瀉，她的長子，一個小學生，已經跑出來迎接她，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寫給她的信中曾說起莎瀉已經完畢了文法學校的第四班。安娜·底摩維芙娜抱住了他，滴下眼淚來了。廳裏有一隻櫃子，蓋着一條破損的氈子——她再不能支持了，就倒在這櫃子上，仍然抱着她的兒子。

「呵，我的心肝！那麼大了呵！好一個漂亮的小夥子呵！」
她吻他的眼睛，吻他的頭髮。他害羞地承受着。

她的第二個兒子在門邊出現了——福陸迭阿，五歲。他疑問地看着他的母親，退縮

到門角裏。在他的手裏是一片白的奶油麵包。

「福陸迭阿！我的孩子！到你媽媽這裏來，」安娜·底摩維美娜對他叫喚。

但是這孩子朝後縮退，而當她捏住了他的手，並且沒頭沒面吻他的時候，他竟哭起來了。莎瀉瀉忍不住笑出來。

「他不認識你了！」他說，竭力要把聲音弄得沉着，表示給他的母親看，他現在已經是怎樣的大人氣概了。

「你不認識我麼？來，爲什麼哭呵！你不知道麼，我是你的媽媽，你的好媽媽。我給你帶了好東西來了——玩具——多麼有趣的玩具！」

「好東西」對於他是比「媽媽」更有效力。他立即止哭，而且問：「好東西在那裏呢？」

「在皮箱裏。過一會兒，他們就要擊進來，我們就可以打開來，擊出那些好東西，有莎瀉瀉的，也有福陸迭阿的。」

現在他起勁了，而且，很出乎意料的，竟然報告她：「那，我們有四隻小貓——新的！終於捺司達西阿來了。沒有站起來，安娜·底摩維芙娜吻她，而且說：

「謝謝你照管他們。」

捺司達西阿是一個白淨的身材高的女人，有一張闊臉，扁鼻子，圓的灰色的眼睛，時常出驚似的瞪視着，一張大而不文雅但還肉感的嘴巴，而像一切小俄羅斯女人一樣，有一口美麗的白牙齒。

她站在分隔兩室的牆壁旁邊，定睛看着新來者的腰肢的一部分。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呢，在家麼？」

「爸爸還在睡覺。」沙瀉回答。

「不——！老爺這會兒也醒了！」捺司達西阿說，轉過身去，她撩起她的圍巾擦鼻涕。

安娜·底摩維芙娜走到自己房裏去了，囑咐捺司達西阿招呼行李，給車夫一些什麼的。她的臥室，有兩個窗向着走廊，從走廊就可以到院子。房裏有福陸迭阿的小牀。沙

瀉是睡在書房裏，一切都如原狀。牀上乾淨，顯然是新近收拾過的。靠牆有一口五斗櫥，蒙着挑花的桌布。櫥頭擺着一面鏡子。兩窗之間有一張橢圓形的小桌子。窗前各放着一把椅子。靠走廊那邊窗上的百頁窗完全關閉，另外一個的窗則半開着。

安娜·底摩維芙娜急急脫了夏大衣和帽子，剛剛抹去臉上的灰塵，向鏡子裏望了一眼，連頭髮也沒梳掠，就跑出房去，穿過書房要去見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她一路看見書房裏塵埃高積，書桌是好久沒有收拾了。桌面亂堆着紙片，煙捲，以及幾本書。一個鎚子也放在桌上，還有一些破絮，剩着半杯茶的一個玻璃杯子也就擱在破絮上。

從走廊可以到院子，但是書房客室以及上房的牆却都向外開，正對着草原。

安娜·底摩維芙娜走進了上房，那是有兩個窗的大房間。百頁窗盡都關着，但光線奪關而入，一半從書房裏來，一半從百頁窗的頁縫中。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牀擺在房間中央，一頭稍近着牆。牀邊有一桌，高供着蠟燭。又有一張椅子，亂堆着些衣服。牀的另一邊便是梳洗臺，五斗櫥，等等。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尙在牀上，頭枕着手掌。他穿一件顏色的睡衣。

「你好麼，亞歷山大·喬吉維乞！」

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聲音有些哽咽了。

「你好呀，你好呀。」——她聽得了這耳熟的聲音了。

她走近些，站在他面前一會兒，於是，再也忍不住，伏在他胸前嗚咽啜泣了。

「咳，咳，得了，得了！你怎麼着哪？倒好像是抱住了死屍哭哪。」

安娜·底摩維芙娜努力鎮靜，站直了身體。

「告訴我，怎麼着到了家的。」

她覺得他已經關懷到她了。同時，以爲這慰問乃是有口無心——這樣的一念也在她心頭閃過。她不立即回答，先努力使自己鎮靜，然後開了玻璃窗，推開外邊的百頁窗，再把玻璃窗關上。於是她走近些再凝視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因爲有太陽光，他皺着眉頭——舉起他的手來湊到嘴邊吻了一下，仍握着他的手就在牀沿上坐了。

「這麼着那麼着，我就到了家了呀。」終於她回答。「我做好了一切。各門試驗都考得很好。鄉村裏實習和鎮裏實習都……只是心裏總是那樣聖念着。」——她溫柔地收住了話頭，覺得眼眶又是滿滿的淚水了。

「哦，你是一個勇敢的姑娘！當真，一個勇敢的姑娘！名譽和光榮全歸於你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說，似乎這幾句話費了他很大的力氣似的。接着他就蹣跚着窗，打了一個大呵欠。

安娜·底摩維芙娜無論如何不能夠把自己在彼得堡所設想過的那種相見時的情調很好地表演出來。她有許多話要說，却是儘管話多，只有片段的到她腦裏，只有些旅行中的印象。她把一些不連續的短句拉扯在一處，雜亂地說着，從這一題目跳到那一題目。後來她問起了他這兩年來過得怎樣。他回答：

「呵，很好！老是那樣子。」

於是說到莎瀉，她謝謝他，莎瀉是那麼大了，而且多麼漂亮呀。「他長的，多麼像你呀。」

同時她覺到在她那感謝的表白中是鑽進了一些卑怯的什麼了，她不禁自慚。

想要再把自己挺直，她趕快轉到她在彼得堡的成功。可是她還沒講到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而且她也覺得不容易說。接着她談得起勁了，她的話就快起來。在描寫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時候，她不吝加以誇飾和驚嘆，而且是這樣的忘其所以，竟至連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臉上做出來的多麼譏刺而惡意的微笑也沒注意到。

而她之所以選擇此題作爲談話的資料，就爲的是除此則不能發揮她住在彼得堡這兩年來所積蓄的那些思想。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有點生氣了。安娜·底摩維芙娜「叫他作嘔」——他心裏這樣替自己的感情作用下了個定義。她的恭維着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一種的老處女——學生或是神經病者，」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看來是可笑而且可厭。安娜·底摩維芙娜本人呢，她的那種一半俄羅斯一半小俄羅斯的她自己的語調，她的那種喜歡「掉書袋」也使得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不喜歡。甚至於她的嗓音也使得他覺到彷彿

佛是什麼人在他頭頂牆上刮指甲的那樣感着不快。

「什麼都是矯揉造作的，裝控作勢的。」他想。

如果這時候安娜·底摩維芙娜注意到了她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心理狀態有了怎樣可怕的不洽，那她一定會感得難堪的拂逆。但是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們的性格，教授們和她的關係，兩年來她的勤讀——這一切，她覺得是無疑問地有趣的。她怎麼能設想到她已在受厭惡呀……

「唔，只是，我非起來穿衣服不可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截斷了她的話頭。

「請恕我罷，」她說，走去坐在那邊窗前的椅子上。當她站起來的時候，她向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看了一眼。這樣的一種表情，還不會在他臉上看見過呢。這是一種顯然憎恨的表情哪。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已是四十五歲開外了。他的黑色髮已經有點灰白。頭髮是長的，全是朝後面梳，掩過了老大一塊禿。他的前額頗高，也是有點禿了。額上有許多細縷

紋。眼眶上也是繡紋，作扇形。眼睛是小的，棕色，沒有光彩。只有鼻子和脣邊的美麗的線條還保持着美麗的故態。鬍子也是很灰白的了，養的很長。他的臉色是蒼白中帶灰，被太陽光曬得焦黑。

此時他的鼻孔在抖顫，他的嘴角往上垂着。

「敢是你身上不舒服麼？」安娜·底摩維芙娜問。

「不。怎麼你想到這？我是很健康的。」

他掀開了被窩，起身穿衣服。安娜·底摩維芙娜轉身向窗。她自己不明白是什麼東西此時在這麼猛烈地刺擊她，爲什麼有些東西在燒痛她的心窩的正中央。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到房隅去洗臉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繼續以心問心，不滿足之感以繼續加強的力量升到她的咽喉。現在她方始覺察剛才那一响只她獨個兒在那裏說話，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不會問過她一句！對於她的一切敘說，他的回答只是一種鼻音，有點像是「哼！」好像他早就聽得她講過似的。然而她覺得剛才那一响裏好像她

還是什麼都沒有說呢。總而言之，並沒說到什麼事，而且她又記起來，當他們相見時他是怎樣地視爲當然的甚至並沒和她親嘴。顯然只在她哭倒在他胸前時，他聊且塞責似的在她髮上輕輕吻一下。只是這一點麼！只是這一點而已。

她還是離開這房間罷，還是再去抱住她的孩子們親嘴。洗去旅行的風塵，換了衣服罷。而同時她又不肯這樣心頭沉重地就走出去。

「捺司達西阿！亞歷山大·喬吉維！喊。

捺司達西阿顯然早已在房外等候。她的進來這樣快，似乎可怪。她帶來了新擦淨的皮靴。

「茶弄好了麼？」

「弄好了，老爺。」

捺司達西阿的音調中也有些可怪，是諂媚的，叫人肉麻的……

安娜·底摩維芙娜忍不住轉過身來，對她的從前的心腹人看了一眼，於是一個可

怖的思想像電火似的擊中了她。由於一些絕對不可得見的然而只有婦人能夠感知的記號，安娜·底摩維芙娜突然料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和捺司達西阿之間已經有了可怕的親密關係了。

剎那間她全身麻木，她覺得她的心已經停止跳躍，她已經沒有呼吸了。

就在這一瞬間，捺司達西阿擎起了椅子上的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衣服，走出房去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目送着她，吐了一口長氣，心裏有點恨着自己這是一——愚笨的嫉妬而已，更沒有別的。剛才才是她本身上的婦人氣在發作呀。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站在五斗櫥前，對着樹上的大鏡子梳頭髮。

「喔，這麼說來，你到京裏去一趟不是沒有目的的了！[！]嚶？勇敢的姑娘，勇敢的姑娘！」

安娜·底摩維芙娜抓住這句話來付度，覺得心安些了。她很想說：「我這，都是爲了你，只是爲了你呀；我有好幾夜沒有睡覺。我絞我的腦汁——都是爲了你呀。」但是又有

什麼東西似乎扼住了她的舌頭。

「巴巴拉·特米脫萊芙娜怎樣？」她突然問。

「姨媽麼？很好！他們都好。謝上帝。我們安閒地過活，不像你的那一派，不像他們住在京裏那一派。我們——是好靜的人兒，沒有慾望，沒有虛偽。我們過活——我們信賴上帝，只是上帝，我們信仰。」

這實在是太難堪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眼眶裏滿是眼淚了。

「你說的這些話算什麼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她回答。「你這，算是什麼玩笑呀？」

他笑起來了。

「什——麼，我這話，你不以為然麼？你們住在彼得堡的人兒，日子過得快，難道那不是事實麼？人們計算着過日子。他們每天，每小時，計算着，惟恐那時日並沒有留些痕跡下來就過去。至於，至於這裏的我們呢，如果日子不是有號數，我們會連月份都忘記。快到割稻

的時候了——那是我們記得的，因為稻是到了要割的時候了……但是，哦，是六月呢，或是七月——在我們是一樣的。呵，就是如此！」

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得再過一分鐘她就要哭出來了。毫無疑問的，他是在取笑她，而且不是善意的取笑，不是那種畢竟可得她原諒的取笑，而是惡意的取笑。她沉默了半晌。她不敢開口說話——一開口就要掉眼淚。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轉身向她，一面在梳鬍子。

「哦——，可不是麼？豈不是你們住在彼得堡的人兒和我們這裏是不同的麼？」
於是又一聲笑。

安娜·底摩維芙娜突然起身，離開了上房。

在會客室中，她和捺司達西阿劈面撞着。捺司達西阿帶回了她所刷乾淨的衣服來。安娜·底摩維芙娜滿眼含着淚水在發抖，可是她還能夠仔細地看着捺司達西阿。後者趕快避過了她的目光，裝出急急乎要去伺候老爺的樣子來。可怕的猜度是證實了，同時，

哭意忽然一閃地沒有了。

「呵哈！就是這麼一回事哪！」安娜·底摩維芙娜說，差不多是高聲地說，慢慢地走到了外邊的走廊。

從走廊的窗口望出去，她見到了那位廚娘。似乎是在等候她，這位廚娘坦白而且親切地微笑着，走上前來迎她。但是從身後來了一個奇怪的聲音，使得安娜·底摩維芙娜脚步一頓。她想來這是捺司達西阿將上房的房門用力關上。甚至來不及回答那廚娘的微笑，安娜·底摩維芙娜毅然轉身回去。進了會客室，她看見上房的房門果真已經關了。許多急促的計較很快地通過了她的頭腦：就在此時求個水落石出罷！該不該偷聽一下？這不算下作麼？但是她可不是有這權利麼？不值得如此！不論怎樣，她要在此刻把全部事情弄個明白。

她堅定地走到上房的門口，飛也似撩開了那房門。捺司達西阿像一匹貓似的從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身邊跳開，慌慌張張去整理臥牀。雖然安娜·底摩維芙娜尚及見亞

歷山大·喬吉維乞臉上的快活神氣，然而他立即轉爲異常惶恐，以至於連掩飾也想不到，不能像捺司達西阿那樣抬起什麼事情來混一下。他本來正在繫結綢襯衫領上的流蘇絲織，現在却木然站着，不能進行他的工作。

安娜·底摩維芙娜變了臉色，但是既無悲哀亦無痛苦，只是忍耐不住的大笑。

「你怎麼着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訕訕地說。

「噯？我怎麼着？」安娜·底摩維芙娜回過去，笑的更放縱，時時有些歇斯底里的樣子了。

她仍能支持着對捺司達西阿喝道：

「滾罷！滾出這間屋子！立刻！」

她摔開了衝上來的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於是她暈倒了。

六

她病的不長久，不到半小時就好了。安娜·底摩維芙娜醒來時已在自己房裏的牀上。廚娘瑪利站在她近旁。

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得心窩裏沉重，好像有一塊石頭壓在她胸上。她立刻記得她在學校考試以及長途旅行的困頓以後，都不曾有過休息，而且她又記得當她坐在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臥室時，她曾經要哭而終於沒有哭出來。而且她覺得憤憤地恨着什麼人，因為不讓她休息又不讓她哭，她現在是極想歇一下或是哭一場！

瑪利看見她醒了，便擎着一杯水走近前來。

「不，我不要吃什麼。只要坐在我身邊就得了。」

瑪利是一個機警的婦人。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曾經屢次戲呼她為外交家。她懂得怎樣從遠處觀察事物，又能夠聰明地巴結討好而仍不失自己的身分。

「你真把我們嚇壞了哪，」她用小俄羅斯方言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是不是你太疲倦？」

「疲倦麼？是的，疲倦。」安娜·底摩維芙娜有氣沒力地回答。

「是，怪不得你疲倦呀！你看，你走了多少里的路程哪。老爺說，大概有一千里呢。」她搖她的頭，眼睛看着天花板。

「要是我趕了那麼多的路呀，咳，趕了那麼多的路呀，恐怕不是在路上就死了麼。我一定不能到家的。」

「不要說了，瑪利，不要說這些兜圈子的話了。直直爽爽告訴我——他們這話兒是多早晚開頭的？」

安娜·底摩維芙娜朝着那位老爺的臥房的方向點頭。

「開頭什麼呀？」瑪利問，好像她理會不得。

「呵，瑪利呀！你分明懂得我問的是什麼呀！叫我受苦，你覺得不是罪過麼？」

瑪利俯身湊近安娜·底摩維芙娜。

「你是說那隻賤貨麼？」

「是，自然呀。」

「呵——呵！莫把她放在心上哪。」她用了唱歌的腔調說。「這傢伙怎麼能夠傷犯你呢？老爺會立刻趕她出去的。」

但是瑪利的眼睛的神氣却自不同。她隨即低聲兒忠告地加着說：

「我要對你說的是，不要離開這屋子，不要丟開家務不管。」

她從沒說過這一類的話，但是她自信這警告是該當的。於是她到底從頭說起，如何安娜·底摩維芙娜剛剛離開，捺司達西阿的「態度」就立刻變了。就在安娜·底摩維芙娜離家那一天，捺司達西阿在廚房裏「大言」安娜·底摩維芙娜這一去是永遠不回來，是拋棄了兩個孩子了。而且說即使她還回來，老爺是要驅逐她出去的。據瑪利自己表示，當時她聽了很生氣，簡直的忍耐不住，竟至和捺司達西阿吵罵了一場。據瑪利說，那

時捺司達西阿就說她自己馬上要掌握家務。瑪利（她說）於是提起她（捺司達西阿）的丈夫，譏誚她，可是捺司達西阿哭喊着說她連丈夫的名字都不要聽到。

從瑪利所說的全部故事中，那自然一半是虛構的，安娜·底摩維芙娜懂得了一件事——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在她離家以後立刻就**不忠實**了。但是她把全部的罪惡歸之於捺司達西阿，這條「半凍死的蛇」也曾有一時想要爬到她的胸懷。

到午飯時，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得又很健旺了，就起來梳洗，換衣服，而且把她的什物統統整理一下。捺司達西阿躲着不露臉，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已經出去，光景一定是到他的姨母那裏去了。直到天黑，他還沒回來。她有很多的閒暇來忖量她的地位。她簡直沒想到捺司達西阿。她不吃醋，可是她依然要求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闕走那「毒蛇。」對於這方面，她心裏很安定。然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不忠實倒是一件十二分嚴重的事情。安娜·底摩維芙娜回憶着剛才早上相見時他的態度，就不能不斷定他對於她已經完全冷淡，簡直不樂意看見她，甚至於取笑她。這便是他的新關係的最嚴重的部分。

爲什麼他那樣惡意地取笑她呢？這便是她無論如何不能解答的疑團。不用說，她並沒比從前壞些。她喫過那麼多的辛苦，她和從前的自己比起來是換了一個人似的「有智識」得多——而這一切只能引起他的嘲笑麼？而況他歸根是簡直不肯稍稍把她觀察過。她曾經自己預備好了和他相見時的談話，不亞於預備她的最重要的功課，——而他竟至於連仔細詢問她的興味也沒有。誠然他接連幾次稱她爲「勇敢的姑娘」，但那口吻是如何的侮辱人而且刺耳，反不如他始終不開口。

要是他早就「在原則上」——安娜·底摩維芙娜心裏想的簡直就是這個名詞——不贊成她到彼得堡去一次，那麼他爲何不先對她說呢？不，她明明白白記得她要到彼得堡去的計畫在當時曾經給他以強烈的印象，甚至於感動了他呢。

再不然，莫非他在姨母家裏受了陶冶，以至於弄成了現在那樣的心性？莫非他們巴不得她跑開，因而終於破裂了她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關係？總之，她現在不得不從新奮鬥，不得不一切從頭開始。但是，畢竟她的精力已感不足。她現在已經不是二十歲或

二十五歲了。現在她所渴望者，畢竟是安逸和依靠了。

她是否做錯了呢？是不是最好當初就不要想起什麼進學校選課或是什麼自謀職業呢？

若然，則她的志向爲什麼在彼得堡時受到熱烈的贊許呢？而且贊許她的志向的，又是誰呢？是一些無疑地要比此間在她左右的人們更值得尊敬的人們呀！

她無論如何必須要有一個解釋，她一定要等候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回來，要找出他所望於她者是什麼。

第二天早晨，和捺司達西阿起了一點小衝突。外交家廚娘正在十分爲難，決不定向誰去請示午飯的品目，不知道家務由誰管。但是她先看見的，是捺司達西阿。後者神氣十足地，吩咐怎樣安排午飯。

「弄一個苜蓿湯！」她說。

「我早已想到也許是要苜蓿湯呢，」瑪利狡黠地湊上來說，好像菜湯的提議是她

自己的意見。

「再煮一些豌豆。」

「豌豆也早就採好了哪。」

「再弄一個炸肉片。」

現在瑪利應得動手準備午餐了，但是她總得到那一位管家婦處得到諒解。於是她就去見安娜·底摩維芙娜提議了菜湯，豌豆，炸肉片，好像按照菜園裏的狀況只能做這幾樣菜似的。

「很好，」安娜·底摩維芙娜回答。「挈庫房的鑰匙來。我要親自去看。」

這可窘壞了瑪利了。到捺司達西阿處去取鑰匙罷，取得了鑰匙却不免破了臉。她一面回答「馬上去取來，」一面却跑進了廚房，裝作已經忘記了取鑰匙這一回事。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走到階前來喚她了。

「怎樣不挈鑰匙來呢？」

「哦，那個，我簡直的忘了！馬上就來，馬上起來。」

「鑰匙『在』我這裏，」從走廊裏來了這聲音。

「那麼，交給我，」安娜·底摩維芙娜堅決地命令了。

「老爺就要回來，等他來了，他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

一些利害的罵人的粗話回到安娜·底摩維芙娜意識上來了，她並沒打算自己克制，簡直的就擲給捺司達西阿了。後者也回口頂撞了幾句，但是安娜·底摩維芙娜不睬。終於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回家了。捺司達西阿搶先去見他，而且安娜·底摩維芙娜聽得她在哭，在懇求他趕快開走這「老管家婦，」愈快愈好。他安慰她。

莎瀉和他父親一同吃飯。直到她離家時爲止，安娜·底摩維芙娜向來是和她的孩子們在她自己房裏吃飯的。福陸迭阿有一個十歲大的「保姆。」

「媽媽，你不來和我們一同吃飯麼？」莎瀉說。臉漲得很紅。

「不，親愛的。我還不想吃飯。我已經吃過一些東西了。」安娜·底摩維芙娜擾亂地

回答。「你看，我在檢查你的襯衫。」

她開始在衣櫃裏亂翻。

飯後，莎瀉到母親房裏來。

「你應該出去散步呀，莎瀉。」

她打算「支開了莎瀉」去找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談判。

「天熱哪，媽媽。」

「怎麼你說熱去罷，心愛的。」

他快快地跑出去了。他的母親看到他在等候什麼災禍的到來，而且，顯然的，他一心要袒護他的母親。

安娜·底摩維芙娜走進了書房。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躺在沙發上吸煙。

「可以不可以我和你談一談？」她先發言。

他微笑。

「何必問呀？歡迎的！」

看到他的微笑，安娜·底摩維芙娜渾身抖了。她走到會客室裏，鎖上了門，然後再回到書房裏來。

「喔呵！多麼戒嚴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笑着說。

「我和你相處已有十五年，我不願意有什麼賤貨偷聽了我們的話。」

她是可怕地興奮，但她奮起全身力量來振作自己。她決心無論如何不滴一點眼淚。

「哦，那麼，有什麼事和我講來？」

他在沙發上翻了個身，將一隻手擱在沙發的枕上，襯着他的腦袋，又一隻手擊着裝在蘆竹煙管裏的捲煙則放在髀沿。

「讓我問你這句話，」安娜·底摩維芙娜說，身體向後倚着寫字桌，用兩隻手掌抵住桌沿，支撐着她的身體。她低垂了眼臉，偷看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但是照準了他的

臉孔看。

「我要問你的，就是這——你要把我放在怎樣一種地位？」

「第一，我的好姑娘，我要你簡簡單單說出你的意見來，不要囉嗦，不要咬文嚼字。那些，使我難堪。結果叫我只有生氣。回到你的老樣子，一個樸實的鄉村女人，雖然你有了一張醫生助手的文憑。你懂得了麼？很好。那麼現在你可以說話了。」

血冲到安娜·底摩維芙娜臉上。她覺得她是一直紅到頭髮根了。突然間她如夢初醒知道她已經成爲可怕地和他格格不相入了。急迫中她找不出話來回答。

「哦，這是什麼？難道你當真忘記了像一個『人』那樣的說話麼？」

從許多擠進她腦子裏的問題中，她抓得了一個：

「我不懂爲什麼……爲什麼你突然這樣厭惡我？當真人們會要說我有了兩年不規則的生活因而你現在來責罰我了。」

「而且我何從知道你在那邊的生活究竟是那一種？你寫信來說，我自然明白，你的

一個朋友走了邪路。我也曾，我的媽，知道一些京城裏的生活。在彼得堡和莫斯科，我自己也很有過幾次的荒唐。」

這是不折不扣的侮辱了。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喇！千萬不要冤枉人呀，」她說，忍住了眼淚，走到書房的對面的一角。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願冤枉人。只是我不能保證你沒有什麼。」

安娜·底摩維芙娜搓着手，自言自語：

「哎，我的上帝！造了我的謠哪！」

「莫以為我要強迫你說出什麼來。良心上，我看來都一樣。而況你說沒有什麼。但那是很可能的哪——你不用打算來聳動我不相信那個。在京裏，每一步路中間都有墮落。你和一個朋友出去尋快樂，喫了夜飯後他碰碰你的腳，那時剛好你也多喝了幾杯，那就完事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懇求似的看着他。

「我的愛，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訥！是什麼附在你的身上了哪？為什麼你成了這樣？在我，簡直沒有一分鐘對你不住。我時時想着你。我那有工夫來想到那些蠢事？那於我又有什麼好處？而且我為什麼要做那樣的事？上帝喲！我是怎樣希望着，我是怎樣計算着多早晚可以到家——而現在哪！」

「我並沒肯定什麼事呢，我並沒肯定。我再說一遍，在我看來，這都一樣。我不過說，難保不會當真有了那樣性質的事。你呢，總不該把我當作一個容易欺瞞的傻子。而且，實際上，在我，這樣的事和我是完全不相干呀。」

「我知道這些都不是你的意思。這樣誣辱我的事決不會是你自己腦筋裏生出來的。是他們掣來裝進你的耳朵。他們慫恿你起來反對我，他們利用了我的不在家。」

他狡猾地眯着一隻眼睛，極像一個老年人。

「你猜是誰呢？」

「哦，也許是那不要臉的捺司達西阿。那麼，當真你是自己存着這樣的意見麼？好傢伙，真是！」她的兩臂張開得很大。「恐怕是我還沒到達彼得堡你就變了心的罷。而現在你倒反咬一口來掩護你自己。多麼卑鄙——取了這樣的處置！」

「取了這樣處置，你是多麼通品呀！」他轉過身去，噴出捲煙的煙來。

「那又是我不懂的一樁事。如果我說得通文，就好像我給你一個不體面似的。」

「給一個不體面，」他幾乎怒喊了。

「老天爺呀！怎麼一回事呀！看上帝的面，解釋給我聽爲什麼你恨我到這麼厲害！」

「我麼？一點也不。」

「就是你這對於我的態度好難猜解呀？親愛的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喇！一定是我的頭腦發昏了。不但是你對不住我，你在那賤貨有手脚……我呢，也曾經那麼信任她呀！你也在愚弄我呢。但是爲什麼爲什麼呢？看上帝的面！」

「我簡直不懂爲什麼你當真這樣着急。你要的是什麼；告訴我，要什麼！」

安娜·底摩維芙娜推己及人她自以爲理解他這問句，就開始說：

「第一，就從今天起趕走那害人精。我和她勢不兩立。」

「慢着，慢着。我問你的，不是那個。現在你不是在講你身上的事，却來講到我了。只說你自己要的是什麼罷。喂，本來是你要到那邊去學一點什麼——我並沒阻擋你。都照辦了，謝謝上帝，你受了教育而且開通了——現在你打算把自己怎麼辦？你的計畫是什麼？我都不知道哪。你說，他們給你一個位置——你說你拒絕了——來這裏了。哦，來這裏是什麼緣故哪？」

「怎麼，爲什麼緣故？我爲什麼來麼？」

她弄糊塗了。

「哦，我懂了。你的東西都在這裏，還有你的兒子福陸迭阿。」

「還有莎瀉。」

「哦。那個我們以後再談，我問你對於你的將來有什麼計畫。是有了什麼目的，你

這纔去讀書的哪。難道你不過化了我的錢在彼得堡快樂一下麼？」

安娜·底摩維芙娜打了個冷噤，猜想不出從什麼時候起他有了這樣的剛強和這樣的決心。

「計畫是什麼，你肯說麼？」

她，臉無人色，倒在最近的沙發裏，兩手捧着臉，低聲說：

「我，不願意說。」

「呵！你不肯告訴我爲什麼？那是奇怪極了。爲什麼你不肯對我說？因爲你沒有什麼可說麼呢？」

「我不告訴你，因爲你既然問起那個來，那我就一定要……」她頓住了，霍地站起來，走到窗前，似乎在動作中找出點勇氣來。

「喂，喂，說哪。」

「我說這，要是已經到了你來問，我爲什麼回來並且是什麼計畫，要是已經到了這

地步，那我還有什麼可說？不是爬在你面前磕頭，就是撲去了鞋子底下的泥帶了我的孩子們走，走到我一眼看到的第一個地方去。」

「喔呵！這就是你在彼得堡學來的麼？這麼辦罷！撲去了你鞋底下的泥就走罷——沒有人哭的。我沒有你過了兩年了，我將活下去，謝上帝，到活完為止。」

「我已經看到你只要我走。因此我問——是什麼緣故要我走，為什麼我非走不可？」

「都一樣，你並沒看到什麼。你要走，要離開我，要去讀書——我的感想怎樣，我的是你讀完了書就去『爲你的鄰人謀幸福去』，哈！那麼，我和你從此拉倒完結。那是再明白也沒有的。隨便什麼人處在我的地位總是這樣辦的。」

「那麼十五年的我和你同居竟沒絲毫存留在你心裏麼？」

「呵，是呀，又是通文了！一個兒子留在我這裏，而且以後也留着。」

「是莎瀉麼？」

「是的，莎瀉。你可照你的想法去奔走你的前程，而且帶了捺司達西阿去，至於莎瀉，歸我教育。」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親愛的！上帝在上，你一定是不過開玩笑罷了。」她向沙發走近來。

「走開去哪！怎麼倒以為我開玩笑？」他喊，站起來，將他的捲煙尾巴擲在書桌上的煙灰盤裏。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我的愛！你想些什麼呀？親愛的！擊出你自己的主意來。」他突然轉身對着她，斬截地說：

「既然你一心想做醫生助手，那麼就去做好了。帶了你那些自己做出來的神氣，你去靠慈善事業吃飯就是了。你那些事，丟我的臉，我不能忍受。我的話，到這裏為止。在你還沒找到一個去處的時候，我不趕走你，不過要請你竭力快些找。至於講到莎瀉，我也不爭。」——他突然逼尖了嗓音——「我不怕人家笑話。我之所以請你留他在我這裏，為

的是我能夠比你更加好好地教育他。只是這意思。如果你不願意——那你帶了他去就是了。」

安娜·底摩維美娜站在他面前，死一般的蒼白，她的眼眶上有青暈；她的兩手，十指交叉地緊握着，壓在她的臉上，她的頭震動。

「我的親人兒！我的親人兒！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她喃喃地呼着，那時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再發言：

「這，我是什麼話都說完了。從此以後再不談。」

他又橫倒在沙發上。她呢，一動也不動，也沒改變她的姿勢；她只是睜大了眼睛，蹣跚地寫字桌腳近旁的地板。她的頭仍在震顫。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等了一會兒，然後他抬起頭來看看她。

「喂，你那樣站着幹什麼呢？你要說話麼？說罷。不過，在我的意見，我是不錯的。你要獨立，那麼現在就去做一個獨立的女人罷。就離開我罷。我向來是遠避這些文明婦人的。這

就是我所以總不結婚的原因。我所需要的是一個管家婦，一個壯健的女人，替我生兒子——却不是文明的婦女。如果我要找那樣的一個文明女人，我早就找得了，而且不在這兒鄉下，而且一定是比你高明了十倍。」

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眉毛聳起，努力想把握住他的意思。

「那就是說，我……反而做壞了事？那就是，我愈加進步則於我自身愈加不利。」

「是呀，按照你的那種想法以及——你的斯泰芙洛考夫斯基一家人的那種想法，是進步呢，但在我的意見是壞些。不要執迷不悟呢！」

他吐了一口長氣，咂嘴唇，非常的自己滿意，更用力地靠在沙發背上，好像他終於徵信了他的見解之不錯。

「你在那邊學得了十個或是一打的斯文話語，」他加着說，「你望見過教授們的顏色了，你就自以為已經『文明』哪！」

安娜·底摩維芙娜被喫癢了。她竟也開始覺得他是不錯的，竟以為她自己造成了

自己的倒坍。她抬眼看那些書箱，立刻閃電似的她憶起了那位久被忘却的瑪利·伐西里芙娜·薛泊爾考夫斯基小姐了。在這一瞬間，她覺得很想見她一面，請她原諒什麼，請她饒恕什麼了。

以爲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所見不錯，這思想是越來越堅固地植根在安娜·底摩維芙娜的腦裏了。而要補救事實却又完全不可能。已經沒有談判之餘地了。將自己在彼得堡失眠以及苦於紛亂的幻覺那時候所渴望的，都告訴了他罷——她又不好意思開口。後悔麼？可是爲什麼依順了罷？依順什麼哪？

再等一會兒，她就得離開這書房。而在會客室的門外，她當然會待劈頭撞着捺司達西阿。這女人就會從她（安娜·底摩維芙娜）臉上看出她自己的勝利了。這小蹄子——她的敵人安娜·底摩維芙娜看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靠在枕上的頭，灰白的頭髮掩不住他頭頂上的一塊禿，頭髮都灰白了的這人還要軋姘頭呀！而且當着他的長成了的兒子的面前哪？顯然他不知所謂羞恥。剛才他說起的要一個管家婦，一個「壯健的女

人。」那是什麼話呀呵，是他不錯麼？要是她覺得他不錯——那麼，爲什麼想到他這新結合甚至聽到他所說的每一句話的時候她無論如何總覺得有一縷不快之感在她心頭掠過？當你以爲一個人是不錯的時候，你是自然而然的透澈了對於這個人的尊敬。爲什麼她並不感到尊敬他呢？畢竟，她怎麼能尊敬他？老實說來，他是差不多可笑的。一會兒以後，她就要離開這房，而那個女人就要進來。他是否要和那個女人有一次嚴重的談話？和那個愚蠢的鄉下女子？又他是否要到那邊去將他的心事和盤托出給那個老太婆他的姨母以及他的兩個常懷惡意的嫉妬的姊妹——三十歲的老處女她們就是這樣混在婦女們的濁氣和醋意中間，他度過了一生。她能夠尊敬這樣的一個人麼？這麼的一個人會不錯的麼？

於是一個新思想又爬進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的靈魂。她記起了她和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兩姊妹講到過那些憎恨婦女獨立的男子。那時她萬萬料不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却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難道他當真確確實實是這麼一個人？那就可怕了，那就她

和他中間永遠沒有復和的可能。他將時時刻刻要求她「變成一個捺司達西阿。」

當真他睡熟了哪！酣眠的勻整的呼吸聲送到了她的耳朵。

安娜·底摩維芙娜向他看了一眼：他在打鼾。她微笑着，搖她的頭，躡着脚尖走了出去。

她先前的預料並沒錯。果然在到她自己房間去的路上，她遇到了捺司達西阿，但是這女人却不能夠在她臉上看出她自己的勝利。

七

蜿蜒流過草原的一條小溪旁邊，安娜·底摩維芙娜和她的兒子在談話。農民們常來這溪裏下網或是淘摸龍蝦，草地上早已走成了小徑，溪沿岸伸展著。這小徑是高低不平的，有時無端忽高；密密地沿着溪岸的，是溪裏生出來的蘆葦。青蛙從腳下跳起來，嗤的一聲撲入水中去。

冷了一些，白天的高熱已經過去。覺得呼吸是舒暢得多了。太陽早已西落。

安娜·底摩維芙娜特意比平時早些喝茶，招呼她的兒子喝了一些以後，又給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準備好了茶爐，她就喚莎瀉同出去散步。他極願意。

她問到他的學校他的教師們，他的同學們，以及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將他寄宿在那黑的德國人家；莎瀉告訴了她許多，而且說的很爽快。顯然的，他在文法學校裏所遇到的一夥人最使他發生興味。他還是在考試的影響下，他老老實實把自己和同學們用來「欺騙」那些教師們的一切鬼計都告訴了他的母親。

「當然你並不以為這樣做是好的罷，親愛的莎瀉？」

他立刻承認那樣做原來不好，但歸咎於教師們自己的不該強迫學生們讀了那麼「了不起的」多。他老是用到「了不起」這個字，說「了不起的漂亮，」「了不起的荒唐。」

和他的母親一同散步而且感到自己竟已成爲大人，在他是一種愉快。安娜·底摩

維美娜呢，自負她十分了解她的兒子，而且自喜她對於兒子所說的那些科學也不是茫無所知。

只一剎那，她也曾想起在那邊家裏「那賤貨」也許正在像一條蛇似的纏牢了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但是她並不生氣。因為目前她所感得的那種自負的平靜的情緒是一切東西中最可寶貴的東西。那是任何代價所不能換得的。

他們在一座小山的頂顛坐下了。小溪至此放寬而成爲鏡面一樣的河蕩。遠遠的彼端是高而且陡的岸，近岸處有一個細小的沙洲。一隻海鷗在沙洲上迴旋，一聲聲哀鳴不息。這叫人想起了孩子的啼哭聲，海鷗的哀鳴感觸了安娜·底摩維美娜的心緒。

「爲什麼牠那樣驚慌呢，莎瀉？」

「大概是牠的巢的近旁有了危險，」莎瀉很有把握地說。「也許是一條蛇。看那邊呀，別的海鷗立刻飛來援助這一隻了。」

不多一會兒，果然聽到有另一個的同樣的鳴聲，接着是第三個……牠們也都在沙

洲上迴旋，時而突然沉落，好像是用牠們的翼子努力打擊什麼東西，時而牠們又飛了起來。再過一會兒，牠們復又平靜。

近岸處的有刺灌木叢中，小小的鳥兒在互相鳴和。

莎瀉說這是响鷗。

大自然的幽靜更加增強了安娜·底摩維美娜的洒然自適的心境。

她必須和莎瀉談一談，但是她決定把這可怕的談話拖延到他自覺得已經有了足夠的勇氣的那時候。她還在恐怕她現在的心境不過是暫時的。

「在這裏多麼好呀！是不是，莎瀉，親愛的？」

「了不起的好！我時常到這裏來釣魚的。就在那邊！」他指着不遠的左方。「不過你總得再過些時候來釣，最好是在晚上。還有，目前這時節也不行，全是那樣多的小魚。可是到了七月裏，那就行了。」

「那我們每天都來罷。」

「好，每天都來。去年，爸爸和我每天兩次到那邊打一個轉。」

他們回家吃夜飯。莎瀉又問：

「不和我們一塊兒吃飯麼？」

說這話時，他的臉又漲紅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推託是有幾封信要寫。

她希望借那些信來加強她的決心。她寫了三封信，一直弄到夜深，一封是給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大小姐，又一封給哥哥參森，第三封則給她曾經服務過的那個醫院裏的主任醫生。

給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小姐以及給哥哥參森的信裏，她把到家後所發生的事情全都告訴了。什麼也不會隱瞞。寫這兩封信時，她滴了幾點眼淚。已經好久不和參森通信了；因此她這回的信是很長的一封信。她不得不添寫幾句關於她的學業的成功。她又附還了那封見他的主人某親王的介紹信，這摺在她這裏已經足有兩個年頭。

她寫給斯泰美洛考夫斯基小姐和那教授的信裏都託設法一個位置，最好是在南方的位置，離她的兒子不遠，她巴不得常常看見她的兒子。帶了兒子走是不行的。即使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允許了供給兒子在文法學校裏的費用以及別的食宿的開支，她還是不放心。一年兩年以後，借了一點什麼口實，他也許竟停止了任何物質上的幫助。她不願爲了她自己的自尊心而使兒子冒着這樣的危險。她明白教育的意義，知道教育可以造就任何人，而且她的夢想是莎瀉必不可像她自己似的半通不通。

她寫給參森說：「唉，最好你替我找的位置離你相近！而且和莎瀉不太遠。」

她睡覺時已是夜深。那時候因爲寫了這些信，她的勇氣提起來了。但是習性難移。剛剛躺在床上還沒忘記了將來的生活的艱苦，立即那個再住在這屋裏的夢想又回到她心頭——是這屋裏，她曾經度過她的青春，是這屋裏，她留剩着無量的過去的歡樂和苦辛，斷守着她現在還是念念不忘的那個人。她現在尚未勇毅到能夠排除去這些幻影，難道將來的歲月中，她將夜夜遭到這樣的徘徊苦悶？難道她竟永遠不能忘記這個屋子？

她應當「保護她的人格不使受損」——她憶起了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一位小姐的話，——她應當不屈服的。但是爲什麼這不屈服的感念不能夠克服戀舊的情緒和習性呢？不到半小時以前她寫那些信時的意氣到那裏去了呀？哦，想想看，要是正在這當兒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進來了而且說：「安妮，我們再好起來罷！我還是和從前一樣是你的呀。拋棄了你三年以來所專心致力的計畫罷。照常的住在這裏喇！」那，她多半是一聲也不響沒有回答，但是她多半是要拏起他的手來默然吻着，把那三封信撕了，而且自以爲幸福！

那是下作的哪。她自承那是下作，但在這樣的孤衾深夜，她沒有足夠的勇力和那個深埋在心靈中的什麼東西相鬭爭。

可是這一切只是「神話」。他不會來，而且不會再恢復她的已往的生活了——甚至不會再要她像從前那樣當一名使女了。他大概是安靜地睡得很好，也許是被捺司達西阿的浪蕩的動作弄得精疲力倦了——這樣的浪，非復安娜·底摩維芙娜所適宜的

了！因而她必須永久辭別她的夢想，在彼得堡的悠長的冬夜中所滋生的那些夢想。是呀，她剛在這裏對這些夢想作別呀。她不自知淚珠沿頰而下並且既已沾溼了枕角。

自從她上床到此刻，已經兩小時過去了。四周岑寂。甚至狗聲也沒聽到。有時她恍惚聽得一聲長嘆破寂而來——也許就是她自己的嘆聲，但她以為是別人。然而總是睡着。過了一會兒，她坐起來了。突然她以為如果就在這時候她跑到他的臥房裏去，跪在他床前吻他的手，那他就會抱住了她，於是一切就會「和從前一樣了。」

她的臉發燒了。她覺得她這理想可以實現。但是有什麼東西拉住了她——怕的又是自取其辱，或者吵醒了別人。

從雞棚裏來了雄雞的啼聲了。又一啼聲應和着。少頃，安娜·底摩維芙娜聽得了廚房門的格格作響。顯然是廚娘瑪利已經起身了。又過了一小時，村中早晨的嘈音也開始來了……脚步聲響遍了家裏；大門砰砰地響。

安娜·底摩維芙娜也起來，雖然她簡直整夜不曾合眼。但既然起身以後，她又不知

道做什麼好，她無事可作。看來在這屋裏沒有她的工作的。因而直到她離開以前她一定是吃了別人的飯而簡直一無報答了。想到這一點，她的自尊心受了傷了。她拆開那封寫給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小姐的信，添上了幾句：「天可憐見，愈快愈好哪。一個人看見自己袖起手來過日子，是難堪的！」

但那是必要的。大約六點鐘的時候，她看有一輛 *britenka* 停在院子裏。
「這是來接誰？」她問福陸迭阿的保姆。

後者說明這是要送走捺司達西阿的。

安娜·底摩維芙娜臉紅了——這新聞使她的心怦怦地跳了。那麼，敢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當真想過來了麼？莫不是昨天僅僅是他的壞脾氣的一下發作？

但是那個十歲大的保姆打破了她的幻想。她說明，捺司達西阿只看安娜·底摩維芙娜在家裏留多久就離開了多久，一等到她離開，捺司達西阿立即就回來。

安娜·底摩維芙娜直等到捺司達西阿已經走了，然後到書房裏去。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穿了睡衣坐在寫字桌前，在一張紙條上記寫賬目。

「呵，你來了呀！」他說。「哦，凡是一個自重的人所能答應做到的事我都做了。請坐下罷。」

他指着靠近寫字桌的一張椅子，安娜·底摩維芙娜並不立刻坐下，他擲下了鉛筆，拉過一隻煙草盒子來捲煙捲。

「是呀，全是一個自重的人所能夠答應着照辦的哪。首先要問你的決心怎樣：你留下莎瀉呢？我勸你不要固執，不要把自己看成一個被人奪去了孩子的被壓迫的母親。我相信他也覺得留在我這裏更加有趣些。」

「留下他罷！」安娜·底摩維芙娜勉強逼出這幾個字來。同時他用手去整理她的衣領，似乎表示她的聲音之所以顫抖並非因為動了感情而是外來的原因。

可是她的聲音顯然含着悲咽。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對她望了一眼，語氣更溫和地接着說：

「你明白不是我從你手裏奪了他去。你可以看見他。在夏天，你可以來看望他，或者他去看望你。我既不是專制魔王，也不是癡迷了心竅發昏，像你昨天——當然的哪——對你的朋友把我形容的那樣。」

阿哈！是從那方面來的風呀。他是怕的得了惡名聲。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我不以為你是昏愚。就同我在十七年前的見解一樣，現在我還是以爲你……」

她不能說完也覺得很難措辭。她甚至聽着小俄羅斯方言了。

「是呀，我希望這樣好，好，我不能，我不能！你所要的，我辦不到！你的路是你的獨立，在我，是我的自由。」

「誰在打算剝奪你的自由呀？」她想這麼說，但是這幾個字絕對不肯離開她的舌頭。

「好，那麼……好了！就這麼着，莎瀉和我同住。我一定照顧他。我替福陸迭阿籌劃了

三千盧布在這裏。三千盧布。」他重複一句，以為她還沒聽到，所以沒有謝他。「是的，這三千盧布在他成年以前不能動用，他的母親可以支取利息來付他的教育費。到他二十一歲的時候，三千的數目就都歸他……」

「這倒不必要，」安娜·底摩維芙娜說。

「要的，爲什麼不無論如何，錢總是化在孩子身上——而況有一個保姆……」

她點頭，大有這樣的小事不值得爭論的意思。「無論如何，一年是一百五十盧布，」他回答了她的表示。「那麼，行了。再則，你可以安安靜靜在這裏住到你走，我已經打發了……」他覺得提到捺司達西阿這名字很難出口——「總而言之，我願意一切都和平解決。」

他的話完了，而且好像他也疲倦了。他久已不作這樣持久的事務談判了。雖則如此，似乎他自己十分滿意，因爲現在他捻他的鬚鬚了，這是只在他心滿意得的時候方才做的。

安娜·底摩維芙娜很有時間來克服她的脆弱。有好幾分鐘，她在自己責備她這怯弱。「多麼不中用的馴伏的靈魂兒呀！」她心裏想。「當我是一個人的時候，我是充滿了勇氣和自尊心，但到了和他開始談判，立刻是相反的情緒抓住了我了。」想到前天她曾經含着眼淚而且幾乎是可憐相地瞅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而且甚至於即在他說是要「休棄」她的那時候，好像她還趕着叫他「親人」和「好人」——想到這些，她不能再對自己饒恕。

她的怯弱被克服了，代替着來的是她尚不至於沒有噉飯處以及再也不用低首下氣的那種狷傲的意識。

這是自尊心和習性之間的最後的衝突，是她的「人格」——她這麼稱她的自尊心和十七年歷史關係的衝突。她是意識地進入這衝突而且看得非常重要。不論是從前她把第一次的接吻給這男子，或是產生第一個孩子的那時，都不如今回的對習性告別那樣引起了如此嚴重的思索。

她站了起來。

「好，就是這麼！」她用了堅定的聲音說。

她這語意音調很使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喫了一驚。他停止了捻弄鬚鬚，身體從椅子裏偏向前些，那驚愕的神情很像是一位慙懃的主人看見他的賓客突然不辭而起。

「好，就是這麼！謝謝你費心。我要對莎瀉說來。讓他留下。我想見他的時候，我會找機會。也許是我到這裏來。我倒並沒總總慮着我的兒子，而且我簡直不怕，即使是放在這屋裏。」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身體挪動了一下，縐着眉頭，用手抓耳根。這顯然是他忍住不說「又是通文！」這是他對於那些表示勇氣和毅力的不可耐的尖音所用的稱呼。他的早衰的靈魂最合意的是那些遲緩懶散的人。

但好像故意窘他似的，安娜·底摩維芙娜還在書房裏來回地踱着。她已經注意到剛才一席話中間的兩個文法上的錯誤。然而此時她所生活的瞬間在她看來是那樣的

地了不得的重要，因而她亦無心再去深究她這駁雜的語法了。

「而且謝謝你送走了捺司達西阿。他們派到我的事體大概須得兩個月以後。我已經寫了請求信去。我也向我們的省政府請求。等到我有了位置，我立刻就走。」

「你何必太急呢，」他勉強說。

「謝謝你，」她回答，已經走出書房了。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如釋重負地聳聳肩膀。

八

長而單調的日子過了一天又一天。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幾乎是住定在他姨母的家裏了，到自己家來時僅僅是看一下。

大雷又兼豪雨。此後又差不多每隔五天便下一次雨，氣溫暫時低落，但在六月杪突然熱起來，蔭處亦有列氏表二十五度至二十七度。人們要開始割草了。亞歷山大·喬吉

維乞回家來，那時隣村的農民也都聚集在他家裏了。四周的馬草並不多，幾個低窪處的草簡直看也看不見。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把牠們很廉價的脫手了，他和佃戶各得一半。農民們把割下的馬草掣一半回去，所餘一半則留給「府」上的。

從安娜·底摩維美娜的村裏來的二三十個農民中間就有她的哥哥華希理。大家討論割草條件的時候，華希理站在衆人中間不出聲。她的妹妹從窗裏看見了他了。她想要出去招呼他進來，但立即想到他未必肯來，後來是料到他一定不肯進來。華希理頗爲蒼老了，而且墮落。他已經被算作不好的種田人，並且時常喝得爛醉。幸而他的老婆勤儉，僅得免於凍餒。

農民們割草割的很不快，爲的好讓他們馬趁機會吃一頓飯。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稱這爲「偷的辦法」，但是也隨他們去。

三座大的好看的草堆很快地聳立在屋旁了。人們笑着嚷着將馬草一車子一車子的推進來，莎瀉整天夾在這些農民中間進進出出的走。他認識他的舅舅，而且爲他難過，

但因臉嫩，並沒表示他這情緒。而况華希理也故意避開不和他交口。

安娜·底摩維芙娜忙着家務，並且忙着她離家的準備——「要把她的衣服做起。」割草完了。總管開始雇短工來幫忙收穫。安娜·底摩維芙娜和莎瀉出去買菓子。在姨母的園裏有很多的洋莓和栗棗，但沒有櫻桃。他們走了二十俄里去買櫻桃。接着便是醃漬等事。莎瀉時常到父親的書房裏去，整個早上讀書。

安娜·底摩維芙娜得到她哥哥參森的回信時已是七月中旬。信是不長，但很關切。他告訴她，一得到她的信，他就立刻趕上區去請求區會議的祕書設法，這祕書是他的朋友。據那祕書說，離開親王的采地約有三十俄里遠的大村裏空出一個產科女醫的位置。薪水是三百六十盧布一年，還供給住宿，燃料和燈火。

「如果你不以爲住在村裏受委屈，那麼趕快回信來答應。」

安娜·底摩維芙娜並沒一分鐘的遲疑，但是她願意照例和亞歷山大·喬吉維乞商量一下。她想來這是很得的體事。

兩天以後他回家來了。

「看呀，亞歷山大·喬吉維乞，我得了一個位置。我的哥哥參森替我謀到的。」她拏信給他看。「你以為怎樣？我該不該去？」

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眼睛看着信，必裏卻在忖度爲什麼她來徵詢他的意見。

「隨你自己罷，」他回答，把參森的信還了她。「地方是冷僻的，但薪水還不差。」

「冷僻也不要緊。在彼得堡也許是熱鬧得多，可是離開孩子們更遠。即使他們要我到彼得堡去，我也是不去的，自然，我頂喜歡就在莎瀉讀書的鎮裏，在省立的醫院裏得個位置，可是總得有來頭才行。你能不能幫助我？」

「爲什麼？如果你要，我就寫信給省讀會的主席。」

「呀，我多麼感激你這件事，我在心裏想了許久了，總是決心不下來請求你。」

「不算什麼。我立刻就寫信。」

「謝你。」

說着她就跑出了書房，爲的恐怕亞歷山大·喬吉維乞要誤會她是借這機會來向他訴說心事的。

她這態度使得亞歷山大·喬吉維乞高興。當真他立刻坐定下來寫信了。

一會兒以後，安娜·底摩維芙娜又進房來。

「恕我，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一會兒就行。請你寫着：如果剛巧此刻沒有空位置，要他們替我留心着。而且請你寫得很懇切。」

「很好。」

「我馬上也要寫信給哥哥，替我弄那個小位置來……即使只是一個月。」

「對對，那就免得你兩面都落空了。」

「自然。何嘗不會兩面落空呀！」她熱烈地說。

那天晚上，安娜·底摩維芙娜和她的兒子說明一切了。她和他散步到他們的心愛的地點，「近着海鷗和响鴉。」她振起精神準備這說明，她的情感異常激動。莎瀉呢，當然

也已經聽到說是他的母親準備着離家，但是他並沒把這件事情十分放在心上。好像在他看來他們到了夏天就會住在一處，而且他自己無論如何，冬天是一定要住到鎮裏去的。

經過了好久時候，安娜·底摩維芙娜不能下決心開始，只是對他說些瑣屑，直到後來他們坐在那小丘上，正對面就是那峭拔的河岸和海鷗所在的小洲。

莎瀉仰面躺在地上看着天空。他的母親側身支肘躺着，在她的兒子的旁邊。

「莎瀉」靜默了一會兒以後她說。

「什麼事，媽？」

「你知道我就要離開你去麼？」

「那麼你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自己也還不知道。你要知道你的舅舅參森·底摩維芙娜替我在某村裏找得了一個好位置了。一個好位置。」

「是產科女醫罷？」

「是的。」

他似乎突然明白了一些什麼，很快地轉過身子來向着她。

「那是怎麼樣的你永遠住在那邊麼？」

「是的，永遠，親愛的。你來看望我麼？」

「夏天和冬天都住在那邊麼？」他不曾留意到她的問話。

「夏天和冬天。你要知道這是公家的事。」

他是「了不起的想要」問：「那麼爸爸沒有你怎麼辦？」但是他僅僅漲紅了臉。

「那麼你來看望我能？」

雖祇那麼一點年紀，莎瀉卻是一個堅毅的孩子，在激動感情的時候他常只略一歛吁而已。而現在，把已經割了的馬草的草根從泥裏拔出來，他的呼吸很急促。他不朝他的母親看。她也不敢看他。她完全知道是因為有了那些問題故使他這樣動感情。

「你總得留心着不在你媽面前撒嬌呀。」她轉而爲調笑的口吻。「這樣的孩子是常見的。他們受過了教育就不尊重他們的爺娘了。但願上帝保護你不至於如此！時常記着，莎瀉親愛的，雖然你的母親不過受到一半教育，總之她是十二分愛你的。儘管我的出身微賤，可是你看我也已經學得了一些了。我能夠自謀生活。這，你必須記牢的。我大可不和你說這些話，只是你現在已經長大了——你應該已經懂得一切。」

她忽然想：爲什麼她這麼自己表白起來？教兒子尊重母親，理應是父親的責任呀。但是她記得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冷漠隨便的神氣，因而她決定即使在這一點上她亦只有靠自己來保護自己了。

然而莎瀉還是沉默着。他當真要哭了，如果不是他母親用了那樣的字句，說他現在已經是大人，那他早就哭出來了。

安娜·底摩維芙娜說的很堅決，好像正待去對抗一切危險。

「莎瀉，你千萬不可以擅自批評你的父親或母親呀。那是罪過。你受的教育並不是

要你批判人，卻是要你明白事理。你的母親是一個極輕微極輕微的女人。而且你要知道，我必須感激你的父親，因為靠了他的幫助，我才有現在這樣子。而且他將來要把你造就成人。」

「爸爸叫我生氣，」他說，突然把他的聲音逼得很重濁。「我知道你是爲了他的緣故出去的。」

「胡說，莎瀉。我之出去因爲我自己喜歡工作。」

她覺得這自己是說謊，但是她強迫自己用了更認真的口勿來說謊。

「我在這裏沒有事情好做。我所學的都不是用在這裏。醃漬廢[？]吩咐做飯廢[？]這些，沒有我，別的女人也會做的。」

「而且做一個產科女醫也很是有趣！」他傲然做了一個鬼臉。「在你是一件有趣的事！」

「那麼你將來想做醫生麼？」

「醫生是很需要的！可是我願意做工程師。」

「誰說得定呢。你將來還要變過一百次的主意呢。好！那麼將來你做了工程師時，你還愛你的母親不？」她接近他些，她的空放着的那一隻手撫摸他的頭髮。

「夏天我不想到這裏來了！」他聲音發抖地說。「我要到你那裏。」

「你到我那裏，你也要到這裏來住幾時。」

「我不願意老住在這裏。」

他隨時可以掉下眼淚來，並且這對於她也是極大的安慰。如果擁抱了他，緊緊地抱住他和他同哭一場——大概會使她心頭爽快些。但是她自己克制，把她的身子挪開些，而且自怨剛才自己的表情已經感傷了兒子的心。「我一定不，」她想。「那有什麼好處呢？」

「胡說，莎瀉。扶我一下。我們起來跑跑罷。」

他不願意地爬了起來，又扶她起來，這麼着也就岔開了要哭的傾向。

他們默然走着。

安娜·底摩維芙娜心事很重的樣子。

這就是也還有另一個鬪爭等在她面前呢！

在她心裏還留得有一些什麼，必須她去克制，而這一物——就是母愛的情感。爲要使她的兒子能得健全地發育起來，那麼必須避免優柔懦怯。她沒有權力把熱烈的愛撫洒到他身上了，因爲稍稍親熱一下以後，那整個的悲哀的問題就要自己暴露而不能掩飾。她怎麼可以損傷他的一片童真，當他的主見還沒有確定，他的稗氣的口吻還在和深心的談吐相爭持而未決？讓他將來長成爲大人的時候依着他本能的指示來決定這問題罷。然而到了那時候和他來一次嚴肅的談話亦不過是無意義地而且無益地把靈魂的老創傷再扶開罷了。因此，她在他面前流露的母愛之情愈少，則他的發育將愈少受到阻礙，他的想像將愈加健全。

安娜·底摩維芙娜本來是振起精神準備和她的兒子有一次懇切的動心的說明，

是一個母親的熱盼着在兒子方面找到慰安和溫存，可是突然她達到了的結論卻以為最好還是避免了這樣的和她兒子的談話，爲的這將使他想到了他自己對於父母之間的關係。

照例的在這件事上她也想起了她的在彼得堡的朋友，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們，不用說，她們大概是不贊成她這決定的。

「怎麼？」先前是那位二小姐先喊起來，然後接着是那位大小姐，「怎麼不把一個母親的心事披露給十六歲的兒子看麼？避免了直捷的公開的說明麼？不把真情告訴他麼？可是這便是懼怯呢！你應該這樣地帶領大你的兒子，使得他處在那不明不白的地位而永遠不會臉紅。」

也許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姊妹們不會贊成她的將兒子留給他的父親？

於是第一次安娜·底摩維芙娜覺得不能和他們意見一致，特別是在此刻她的想對兒子說明，一切的企圖拙劣地失敗了以後，她已經深深地確信她的兒子永遠不能對

於他的不明不白的地位不臉紅。他至多是少想到而已，如果他將李長成爲一強壯的健全的小夥子而且專心於工作。他和他的父親所不可不擔心的倒只是這一點呀。但如將複雜的煩心的問題放進他的幼稚的頭腦裏——那她是不幹的。對他哭，對他揭露他的出身之活劇，也許在她的溫柔的母親的心是一種慰安，然而而是愚笨的無價值的舉動。另一方面呢，也該讓他看見她是永遠勇敢，永遠在做事。這樣他將更快地知道對她尊敬。

再加一點努力，她就可以完全自己克制了。而當離家的時候到了時，她就能夠不讓自己多流無益的眼淚了。她將要親熱地而且高高興興地和衆人告辭，也許她竟到亞歷山大·喬吉維乞的姨母那裏去告辭，表示她的有禮。將不使一個人回憶到她時把她看成了心懷怨恨。

而如果日後有時她或感得心裏悶悶，那麼在冬季的曼曼長夜裏該有時間讓她盡情一擲。在省政府指派她去服務的那個不知名的鄉村中，在那邊的茅屋裏，該也有很多像她那樣的傷心人。

關於作者

本書的作者奈彌羅維奇·丹青科 (Vladimir Ivanovich Nemirovich-Danchenko) 於一八五八年生於高加索的梯夫里斯城。

他曾在梯夫里斯中學和莫斯科大學的數學系讀過書，助編過鬧鐘和蜻蜓兩種幽默刊物，做過俄羅斯郵報戲劇批評欄的編輯。

他寫過不少的小說和劇本，在小說中有文憑（一八九二年）、舊家（一八九五年）、草原上（一九〇〇年）等書；在劇本中有野玫瑰（一八八二年）、我們的美國人（一八八二年）、黑松林（一八八四年）、新事業（一八九〇年）、生命的代價（一八九六年）等作品。

作為戲劇家和導演家的奈彌羅維奇·丹青科，要比小說家納他更為著名，因為他

和名導演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是莫斯科藝術劇場的創辦人，一八九八年契訶夫的海鷗在藝術劇場的成功上演，實爲俄國舞台開一新紀元。

奈彌羅維奇·丹青科逝世於一九四三年。他對蘇聯戲劇藝術的貢獻非常大，他導演過安娜·卡列尼娜等很多名劇，他創辦過奈彌羅維奇·丹青科音樂歌舞劇場，他是蘇聯的人民藝術家，曾得過列寧勳章，並且還留給我們一本寶書的回憶錄：憶往事。

在現今，作爲小說家的奈彌羅維奇·丹青科已經是過去的人了。他是九十年代的作家。然而回顧他的最好的短篇小說在九十年代的當時出現的機運，我們也不能抹煞牠的社會的意義。九十年代在俄國，是一個批評的時代——俄國文學及社會情狀的批評的時代。在帝俄的歷史上，「都市」第一次露臉，——或是牠的出現，第一次被感得，而且開始發動了對於種種方面的人生的影響，以堅定的姿勢，一天一天繼續往前展開了。農業的俄羅斯曾經產生了不少偉大的作家，他們所思想的，著作的，很顯明地帶着鄉村的色香味，不論他們的作品背景是什麼地方，而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卻還是一輩

子住在農村裏的人們思想和情感，是緩慢的，勤懇刻苦的，多少有點渾沌的，可是虔信而深情，和慣常住在雜沓而多變的「都市」的人們不同。那時候俄國的都市還不過是「大的」鄉村，人們在這裏做生意，尋快樂，畢竟只是一個暫時的旅客，他們的心還是攔在老家的農村裏，他們思想和情感還是緊緊抱着平靜樸實的保守的他的生身之鄉。從九十年代開始的俄國工業化的 *tempo*（進動的速度）卻將這情形改變過來了。莫斯科成爲大工業中心，塞滿了萬千的產業工人。「都市」自有其特異的生活調子，不復是鄉村居者的歇脚地了。而由於工業的都市的影響，鄉村的止水一般的人生也皺起波漣來了。

奈彌羅維奇·丹青科的小說集眼淚（*Слезы*）——這裏就收着現在我們譯出來的文憑——在一八九四年出現，彷彿就宣告了這新的表面不甚惹注意的然而不聲不響地猛進着的變遷是無可避免的了。

自然，奈彌羅維奇·丹青科不過是透露了這樣一個消息的一羣作家之一，而且是

未負盛名的一個作家。可是他的小俄羅斯人的銳敏精緻的感覺在這篇文憑裏將鄉村中間所聽到的都市的宏壯的呼聲用很美妙的文情表達出來，比之別的更出名的偉大作家亦不多讓罷。

在這文憑裏，隱伏於優美的地方色彩的風物人情的外衣之下的，已經是一顆在跳躍着被『都市』的喧音所鼓動起來的勇敢的心了。主人公安娜·底摩維芙娜從貧農人家的黃毛丫頭升而為鄉居貴族地主的『不正式的妻』，然而並不肯停留在她這地位上，她要到世間去做一個『人』，在她對於疲憊消沉得像死狗一樣的丈夫失卻了一切敬視心以後，她曾經煩擾着他們的關係的立場，然而通過了這所有的煩擾，使她愈加堅決的，乃是她要自成爲『獨立的人』這新的志願。當然她亦未始不夾着一些女性所慣有的恐怖——被棄的恐怖，可是她不肯利用她的女性的武器來穩固她的地位。她覺得以色容固寵是不清潔，是可恥了。

覺醒了的農村的意識由這位特挑的女主人公充分地鮮明地代表着。

和安娜·底摩維芙娜相反的，是她的丈夫亞歷山大·喬吉維乞。他是無可挽回的沒落的貴族的殘影。他初到家鄉的采地時，未始沒有振作的意思，可是怠惰苟安的他終於自安於灰色的生活，到後來反而以諷嘲的眼光對待安娜的做一個人的企圖了。就是這麼着這兩個人中間的平凡的悲劇閃露了社會的意義，強者和勝利者是屬於那個久被賤視的農民階級出身的安娜。

也不妨說這篇文憑也討論到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要做一個社會的「人」，這個意識，在安娜不是從書本上看來，也不是從新運動者的口中聽來，而是由她的實生活中所體認而得：大概就是因此，所以她的意志的堅強終給與她以成功罷。

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譯者。

譯後記

本書由英國 Maunsel 公司出版的英文譯本 (With a Diploma and The Whirlwind) 轉譯出來。英譯本這兩篇都是寫到婦女在「舊」社會內的地位及其心理上的變化。我以為這篇文憑更佳，所以就譯了出來。

曾經在一九三〇年的婦女雜誌上刊登過，現在再出單行本。

作者對於婦女問題或婦女解放的見解，當然不是急進的，——作者似亦未嘗企圖在該小說中作主觀的判斷。但作者能夠從經濟的立場去描寫女主人公思想的變化——最初是苦悶彷徨，最後毅然取了較有意義的轉變，作者並不會寫女主人公在晚上讀了什麼「革命」的書或者受了什麼「革命家」的宣傳，於是第二天睡醒來時就思想轉變了：我以為在作者描寫上這一點是可取的。

當然作者絕不是唯物辯證法的作家，他不外是一個布爾喬亞的作家，可是在這部書裏所顯示的「創作方法」——姑且用一用這個名詞罷——似乎未可一概抹煞。並且對於觀念的地去描寫「轉變」的現時中國文壇，不失是一種參考。

講到我的譯文，我是很慚愧的。近來對於「翻譯問題」，許多人有過熱烈的討論，發表了許多很好的意見。我以為這問題最好是分開來看：就是理論文學的翻譯和文藝作品的翻譯應當分別各定一個現時可能而且合理的標準。在理論文學的翻譯，我以為應當以求忠實為第一義，「看去眼順與否」是無關大體的。這自然不是說「要忠實，就一定不能順，」又忠實，又順，絕非不可能。（不過這不是趙景深先生所謂「順，」若要辦到趙景深先生所謂「順，」結果一定會妨礙了譯文的忠實性。）主張但求讀時順口而不恤割棄或扭曲甚至於塗抹原文真實意義的辦法，不但是對於原文不忠實，對於讀者欺騙，而且是惡意的。至對於文藝作品的翻譯，自然最好能夠又忠實又順口，並且又傳達了原作的風韻和「力。」不得已而求其次，我以為第一應當要盡力傳達了原作的主要的

「力」因爲「力」——或詳細說，一篇作品感動人之所以然——是文藝作品的生命，沒有了這東西，就不成其爲文藝作品了。而這「力」是要把原作再三循環而後能夠欣然得之；我並且相信，譯者亦必於欣然有得而且深切感動，甚至心神浸於原作若與契合的那時候，方才譯事不至於成爲乾燥無味的苦工，而他本人亦必如此才是一個文藝作品的翻譯者而不是法庭上的翻譯官。第二，我不贊成故意譯得太拗口，但更不贊成徒取「順口」的意譯。此種意譯的結果，只有兩個：一是最好的，那彷彿就是原作者爲中國讀者寫的一本中文本，但此顯然事實上不可能。又一便成了譯者自己的作品，那就不是翻譯了。以中西文字之差，嚴格的又「達」又「信」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假使我們不把那「達」看成機械的，——例如文句的組織法都得照原文之類，則我敢信於「信」中求「達」，未始不是可能的。

我相信理論文學的翻譯不能與文藝作品的翻譯同樣看待。向來所謂信达雅的說法不能機械地應用到文藝作品的翻譯。在文藝作品的翻譯時，如果能夠達到第一目的

——傳達了原作的「力」，則信與達自在其中。因爲不達則感動人的力量自然差了，而不信則決不能像原作那樣感動了人。這是一貫的。若徒以「讀去順口」爲掩飾而隱隱然以信達雅分作死板板的三概，結果那「達」也就可憐得很！

這是我對於翻譯的意見。然而會說的不一定會做得好。所以我在翻譯之時雖然不敢輕忽，不敢不再三讀了原文直到自己讀懂了讀出了興味然後下筆翻譯，可是我不敢說我的譯文確能不愧於原作者而又不欺騙了讀者。那是我的能力問題，我相信我這翻譯態度是對得住人的。

本書從英文本翻譯，所以風韻一層，想來是和原文差得很多；我的最低限度的希望是「力」這一點或者還有幾分不失，如果英譯本在這上頭是能忠實於原文。

一九三二年八月，茅盾。